

三
国
志

陈寿著
全十四册

魏志卷二十三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和洽 常林 楊俊 朴襲

趙儼 裴潛 子秀

和洽字陽士汝南西平人也舉孝廉大將軍辟皆不就
袁紹在冀州遣使迎汝南士大夫洽獨以冀州士平兵
彊英桀所利四戰之地本初乘資雖能彊大然雄豪四
起全未可必也荊州劉表無他遠志愛人樂士土地險
阻山夷民弱易依倚也遂與親舊俱南從表表以上賓

待之洽曰所以不從本初辟爭地也昏世之主不可親

近久而阡危

臣松之案漢書文紀曰阡於死亡食貨志曰阡危若是注曰阡音鹽如屋簷近邊易

墮之意也曰臨危曰阡

必有讒慝間其中者遂南度武陵太祖定

荆州辟為丞相掾屬時毛玠崔琰並以忠清幹事其選

用先尚儉節洽言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

儉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節格物所失或多

今朝廷之議更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長吏過

營形容不飾衣裘弊壞者謂之廉絜至令士大夫故汗

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餐以入官寺夫

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

檢殊塗勉而爲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

己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偽矣

孫盛曰昔先王御世觀民設教雖質文因時損益代

用至於車服禮秩貴賤等差

其歸一揆魏承漢亂風俗

侈泰誠宜仰思古制訓以約

簡使奢不陵肆儉足中禮

進無蜉蝣之刺退免採莫之

譏如此則治道隆而頌聲

作矣夫矯枉過正則巧偽滋

生以克訓下則民志險隘

非聖王所以陶冶民物閑邪

存魏國既建爲侍中後有

誠之道和洽之言於是允矣

白毛玠謗毀太祖太祖見近臣怒甚洽陳玠素行有本

求案實其事罷朝太祖令曰今言事者白玠不但謗吾

也乃復爲崔琰缺望此損君臣恩義妄爲死友怨歎殆

不可忍也昔蕭曹與高祖並起微賤立功立勲高祖每

比求實之所以不聽欲重參之耳洽對曰如言事者言
玠罪過深重非天地所覆載臣非敢曲理玠以枉大倫
也以玠出羣吏之中特見拔擢顯在首職歷年荷寵剛
直忠公爲眾所憚不宜有此然人情難保要宜考覈兩
驗其實今聖恩垂含垢之仁不忍致之於理更使曲直
之分不明疑自近始太祖曰所以不考欲兩全玠及言
事者耳洽對曰玠信有謗上之言當肆之市朝若玠無
此言事者加誣大臣以誤主聽二者不加檢覈臣竊不
安太祖曰方有軍事安可受人言便考之邪狐射姑刺
陽處父於朝此爲君之誠也太祖克張魯洽陳便宜以

時拔軍徙民可省置守之費太祖未納其後竟徙民棄漢中出爲郎中令文帝踐阼爲光祿勳封安城亭侯明帝卽位進封西陵鄉侯邑二百戶太和中散騎常侍高堂隆奏時風不至而有休廢之氣必有司不勤職事以失天常也詔書謙虛引咎博諮異同洽以爲民稀耕少浮食者多國以民爲本民以穀爲命故費一時之農則失育命之本是以先王務蠲煩費以專耕農自春夏以來民窮於役農業有廢百姓囂然時風不至未必不由此也消復之術莫大於節儉太祖建立洪業奉師徒之費供軍賞之用吏士豐於資食倉府衍於穀帛由不飾

無用之宮絕浮華之費方今之要固在息省勞煩之役
 損除他餘之務以為軍戎之儲三邊守禦宜在備豫料
 賊虛實蓄士養眾算廟勝之策明攻取之謀詳詢眾庶
 以求厥中若謀不素定輕弱小敵軍人數舉舉而無庸
 所謂悅武無震古人之誠也轉為太常清貧守約至賣
 田宅以自給明帝聞之加賜穀帛薨諡曰簡侯子禽嗣

禽音禽弟適才爽開濟官至廷尉吏部尚書晉諸公贊曰和嶠字

長輿適之子也少知名以雅重稱常慕其舅夏侯元之
 為人厚自封植嶷然不羣於黃門郎遷中書令轉尚書
 愍懷太子初立以嶠為少保加散騎常侍家產豐富擬
 於王公而性至儉吝嶠同母弟郁素無名嶠輕侮之以
 此為損卒於官贈光祿大夫洽同郡許混者許邵子也
 郁以公彊當世致位尚書令

清純有鑒識明帝時爲尙書

劭字子將汝南先賢傳曰

劭年十八時乃歎息曰此則希世出眾之偉人也劭始

發明樊子昭於鬻憤之肆出虞永賢於牧豎召李叔才

鄉閭之間擢郭子瑜鞍馬之吏援楊孝祖舉和陽士茲

去賢者皆當世之令懿也其餘中流之士或舉之於淹

滯或顯之於童齒莫不賴劭顧歎之榮凡所拔育顯成

令德者不可殫記其探摘偽行抑損虛名則周之單襄

無以尙也邵宗人許栩沉沒榮利致位司徒舉宗莫不

荀匍栩門承風而驅官以賄成惟劭不過其門廣陵徐

孟本來臨汝南聞劭高名請爲功曹饗餐放流絮士盈

朝袁紹公族好名爲濮陽長棄官來還有副車從騎將

入郡界紹乃歎曰吾之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之乎遂

常林字伯槐河內溫人也年七歲有父黨造門問林伯

先在否汝何不拜林曰雖當下客臨子字父何拜之有

於是咸共嘉之魏略曰林少單貧雖貧自非手力不取

其妻常自餽餉之林雖在田野其相敬如賓太守王匡起兵討董卓遣諸生

於屬縣徵伺吏民罪負便收之考責錢穀贖罪稽遲則

夷滅宗族以崇威嚴林叔父槩客為諸生所白匡怒收

治舉宗惶怖不知所責多少懼繫者不救林往見匡同

縣胡母彪曰王府君以文武高才臨吾鄙郡鄙郡表裏

山河土廣民殷又多賢能惟所擇用今主上幼沖賊臣

虎據華夏震慄雄才奮用之秋也若欲誅天下之賊扶

王室之微智者望風應之若響克亂在和何征不捷苟

無恩德任失其人覆亡將至何暇匡翼朝廷崇立功名

乎君其藏之因說叔父見拘之意彪卽書責匡匡原林
叔父林乃避地上黨耕種山阿當時旱蝗林獨豐收盡
呼比鄰升斗分之依故河間太守陳延壁陳馮二姓舊
族冠冕張楊利其婦女貪其資貨林率其宗族爲之策
謀見圍六十餘日卒全堡壁并州刺史高幹表爲騎都
尉林辭不受後刺史梁習薦州界名士林及楊俊王淩
王象荀緯太祖皆以爲縣長林宰南和治化有成超遷
博陵太守幽州刺史所在有績文帝爲五官將林爲功
曹太祖西征田銀蘇伯反幽冀扇動文帝欲親自討之
林曰昔忝博陵又在幽州賊之形勢可料度也北方吏

民樂安厭亂服化已久守善者多銀伯犬羊相聚智小
謀大不能為害方今大軍在遠外有疆敵將軍為天下
之鎮也輕動遠舉雖克不武文帝從之遣將往伐應時
克滅出為平原太守魏郡東部都尉入為丞相東曹屬

魏國既建拜尚書文帝踐阼遷少府封樂陽亭侯

魏略曰林

性既清白當官又嚴少府寺與鴻臚對門時崔林為鴻臚崔性闊達不與林同數數聞林搗吏聲不以為可林夜搗吏不勝痛叫呼敖敖徹曙明日崔出門與林車相遇乃喟林曰聞卿為廷尉爾邪林不覺答曰不也崔曰卿不為廷尉昨夜何故考轉大司農明帝即位進封高

陽鄉侯徙光祿勳太常晉宣王以林鄉邑者德每為之拜或謂林曰司馬公貴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

敦長幼之序爲後生之法貴非吾之所畏拜非吾之所

制也言者踧踖而退

魏略曰初林少與司馬京兆善太

貴矣止也及司徒缺太傅有意欲以林補之案魏略此

語與本傳反臣松之以爲林之爲人不畏權貴者也論

其然否謂時論以林節操清峻欲致之公輔而林遂稱

疾篤拜光祿大夫年八十三薨追贈驃騎將軍葬如公

禮諡曰貞侯子峇嗣爲泰山太守坐法誅峇弟靜紹封

案晉書諸葛誕反大將軍東征峇坐稱疾爲司馬文王

所法魏略以林及吉茂沐並時苗四人爲清介傳吉茂

字叔暢馮翊池陽人也世爲著姓好書不恥惡衣惡食

而恥一物之不知建安初關中始平茂與扶風蘇則共

入武功南山隱處精思數歲州舉茂才除臨汾令居官

清淨吏民不忍欺轉爲武德侯庶子二十二年坐其宗

人吉本等起事被收先是科禁內學及兵書而茂皆有

坐書也會鍾相國證茂本服第已絕故得不坐後以茂
 為武陵太守不之官轉鄧相以國省拜議郎景初中病
 亡自茂脩行從少至長冬則被裘夏則短褐行則步涉
 食則茨藿臣役妻子室如懸磬其或饋遺一不肯受雖
 不以此高入亦心疾不義而貴且富者先時國家始制
 九品各使諸郡選置中正差敘自公卿以下至於郎吏
 功德材行所任茂同郡護羌校尉王琰前數為郡守不
 名為清白而琰子嘉仕歷諸縣亦復為通人嘉時還為
 散騎郎馬翊郡移嘉為中正嘉敘茂雖在上第而狀甚
 下云德優能少茂慍日痛乎我效汝父子冠幘劫人邪
 初茂同產兄黃以十二年從公府掾為長陵令是時
 科禁長吏擅去官而黃聞司徒趙溫薨自以為故吏違
 科奔喪為司隸鍾繇所收遂伏法茂時為白衣始有清
 名於三輔以為兄坐追義而死怨怒不肯哭至歲終繇
 舉茂議者以為茂必不就及舉既到而茂就之故時人
 或以茂為畏繇或以茂為髦士也沐並字德信河間人
 也少孤苦袁紹父子時始為名吏有志介嘗過姊姊為
 殺雞炊黍而不留也然為人公果不畏疆禦丞相召署
 軍謀掾黃初中為成臯令校事劉肇出過縣遣人呼縣
 吏求索橐穀是時蝗旱官無有見未辨之間肇人從入

並之閣下响呼罵吏並怒因躡履提刀而出多從吏卒
欲收聲聲覺知驅走具以狀聞有詔肇為牧司爪牙吏
而並欲收縛無所忌憚自恃清名邪遂收欲殺之肇髡
決減死刑竟復吏由是放散十餘年至正始中為三府
長史時吳使朱然諸葛瑾攻圍樊城造船兵於峴山東
斫材解柯人兵作食有先熟者呼後熟者言共食來後
熟者答言不也呼者曰汝欲作沐德信邪其名流布播
於異域如此雖自華夏不知者以為前世人也為長史
八年晚出為濟陰太守召還拜議郎年六十餘自慮身
無常豫作終制戒其子以儉葬曰告雲儀等夫禮者生
民之始教而百世之中庸也故力行者則為君子不務
者終為小人然非聖人莫能履其從容也是以富貴者
有驕奢之過而貧賤者譏於固陋於是養生送死苟竊
非禮由斯觀之陽虎瑀璠甚於暴骨桓魋石椁不如速
朽此言儒學撥亂反正鳴鼓矯俗之大義也未是夫窮
理盡性陶冶變化之實論也若能原始要終以天地為
一區萬物為芻狗該覽元通求形景之宗同禍福之素
一死生之命吾有慕於道矣夫道之為物惟恍惟忽壽
為欺魄夭為晷沒身淪有無與神消息含悅陰陽甘夢
太極奚以棺槨為牢衣裳為纏屍繫地下長幽桎梏豈

不哀哉昔莊周闢達無所適莫又楊王孫裸體貴不久
 容耳至夫末世緣生怨死之徒乃有含珠鱗柙玉牀象
 衽殺人以徇壙穴之內錮以紵絮藉以蜃炭千載僵燥
 託類神仙於是大教陵遲競於厚葬謂莊子為放蕩以
 王孫為戮屍豈復識古有衣薪之鬼而野有狐狸之啗
 乎哉吾以材質滓濁汙於清流昔忝國恩歷試宰守所
 在無效代匠傷指狼跋首尾無以雪恥如不可求從吾
 所好今年過耳順奄忽無常苟得獲沒即以吾身襲於
 王孫矣上冀以贖市朝之逋罪下以親道化之靈祖顧
 爾幼昏未知臧否若將逐俗抑廢吾志私稱從令未必
 為孝而犯魏顛聽治之賢爾為棄父之命誰或矜之使
 死而有知吾將屍視至嘉平中病甚臨困又勅豫掘塹
 戒氣絕令二人舉屍即塹絕哭泣之聲止婦女之送禁
 弔祭之賓無設搏治粟米之奠又戒後亡者不得入藏
 不得封樹妻子皆遵之時苗字德胄鉅鹿人也少清白
 為人疾惡建安中入丞相府出為壽春令令行風靡揚
 州治在其縣時蔣濟為治中苗以初至往謁濟濟素嗜
 酒適會其醉不能見苗苗恚恨還刻木為人署曰酒徒
 蔣濟置之牆下旦夕射之州郡雖知其所為不恪然以
 其履行過人無若之何又其始之官乘薄輦暗車黃犢

牛布被囊居官歲餘牛生一犢及其去留其犢謂主簿曰令來時本無此犢犢是淮南所生有也羣吏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母苗不聽時人皆以爲激然由此名聞天下還爲太官令領其郡中正定九品於敘人才不能寬然紀人之短雖在久違銜之不置如所忿蔣濟者仕進至太尉濟不以苗前毀已爲嫌苗亦不以濟貴更屈意爲令數歲不肅而治遷典農中郎將年七十餘以正始中病亡也

楊俊字季才河內獲嘉人也受學陳畱邊讓讓器異之俊以兵亂方起而河內處四達之衢必爲戰場乃扶持老弱詣京密山間同行者百餘家俊振濟貧乏通共有無宗族知故爲人所略作奴僕者凡六家俊皆傾財贖之司馬宣王年十六七與俊相遇俊曰此非常之人也又司馬朗早有聲名其族兄芝眾未之知惟俊言曰芝

雖夙望不及朗實理但有優耳俊轉避地并州本郡王象少孤特爲人僕隸年十七八見使牧羊而私讀書因被箠楚俊嘉其才質卽贖象著家聘娶立屋然後與別太祖除俊曲梁長入爲丞相掾屬舉茂才安陵令遷南陽太守宣德教立學校吏民稱之徙爲征南軍師魏國旣建遷中尉太祖征漢中魏諷反於鄴俊自劾詣行在所俊以身方罪免牋辭太子太子不說曰楊中尉便去何太高遠邪遂被書左遷平原太守文帝踐阼復在南陽時王象爲散騎常侍薦俊曰伏見南陽太守楊俊秉純粹之茂質履忠肅之宏量體仁足以育物篤實足以

動衆克長後進惠訓不俗外寬內直仁而有斷自初彈
寇所歷垂化再守南陽恩德流著殊鄰異黨襁負而至
今境守清靜無所展其智能宜還本朝宣力輦轂熙帝
之載俊自少及長以人倫自任同郡審固陳雷衛恂本
皆出自兵伍俊資拔獎致咸作佳士後固歷位郡守恂
御史縣令其明鑒行義多此類也初臨菑侯與俊善太
祖適嗣未定密訪羣司俊雖並論文帝臨菑才分所長
不適有所據當然稱臨菑猶美文帝常以恨之黃初二
年車駕至宛以市不豐樂發怒收俊尙書僕射司馬宣
王常侍王象荀緯請俊叩頭流血帝不許俊曰吾知罪

矣遂自殺眾冤痛之

世語曰俊三孫覽字公質汝陰太守

也覽子沈字宣宏散騎

常侍魏略曰王象字義伯既為

俊所知拔果有才志建

安中與同郡荀緯等俱為魏太

子所禮待及王粲陳琳

阮瑀路粹等亡後新出之中惟

象才最高魏有天下拜

象散騎侍郎遷為常侍封列侯

受詔撰皇覽使象領祕

書監象從延康元年始撰集數

歲成藏於祕府合四十

餘部部有數十篇通合八百餘

萬字象既性器和厚又

文采温雅用是京師歸美稱為

儒宗車駕南巡未到宛

有詔百官不得干豫郡縣及車

駕到而宛令不解詔旨

閉市門帝聞之忿然曰吾是寇

邪乃收宛令及太守楊

俊詔問尚書漢明帝殺幾二千

石時象見詔文知俊必

不免乃當帝前叩頭流血竟面

請俊減死一等帝不答

欲釋入禁中象引帝衣帝顧謂

象曰我知楊俊與卿本

末耳今聽卿是無我也卿甯無

後邪無我邪象以帝言

切乃縮手帝遂入決俊法然後

乃出象自恨不能

濟俊遂發病死

杜襲字子緒潁川定陵人也曾祖父安祖父根著名前

世先賢行狀曰安年十歲名稱鄉黨至十三入太學號
常逃避不見時貴戚慕安高行多有與書者輒不發以
慮後患常鑿壁藏書後諸與書者果有大罪推捕所與
交通者吏至門安乃發壁出書印封如故當時皆嘉其
慮遠三府並辟公車特徵拜宛令先是宛有報讐者其
令不忍致理將與俱亡縣中豪彊有告其處者致捕得
安深疾惡之到官治戮肆之於市懼有司繩彈遂自免
後徵拜巴郡太守率身正下以禮化俗以病卒官時服
薄斂素器不漆子自將車州郡賢之表章墳墓根舉孝
廉除郎中時和熹鄧后臨朝外戚橫恣安帝長大猶未
歸政根乃與同時郎上書直諫鄧后怒收根等伏誅誅
者皆絹囊盛於殿上撲地執法者以根德重事公默語
行事人使不加力誅訖車載城外根以撲輕得蘇息遂
閉日不動搖經三日乃密起逃竄為宜城山中酒家客
積十五年酒家知其賢常厚敬待鄧后崩安帝謂根久
死以根等忠直普下天錄見誅者子孫根乃自出徵
詣公車拜符節令或問根往日遭難天下同類知故不
少何至自苦歷年如此根答曰周旋人間非絕迹之處
遯遁發露禍及親知故不為也遷濟陰太守以德讓為

政風移俗改年七十八以壽終棺不加漆斂以時服長吏下車常先詣安根基致祠襲避亂荊州

劉表待以賓禮同郡繁欽數見奇於表襲喻之曰吾所以與子俱來者徒欲龍蟠幽藪待時鳳翔豈謂劉牧當為撥亂之主而規長者委身哉子若見能不已非吾徒也吾其與子絕矣欽慨然曰請敬受命襲遂南適長沙建安初太祖迎天子都許襲逃還鄉里太祖以為西鄂長縣濱南境寇賊縱橫時長吏皆斂民保城郭不得農業野荒民困倉庾空虛襲自知恩結於民乃遣老弱各分散就田業留丁彊備守吏民歡悅會荊州出步騎萬人來攻城襲乃悉召縣吏民任拒守者五十餘人與之

要誓其親戚在外欲自營護者恣聽遣出皆叩頭願致
死於是身執矢石率與戮力吏民感恩咸爲用命臨陣
斬數百級而襲眾死者三十餘人其餘十八人盡被創
賊得入城襲帥傷夷吏民決圍得出死喪略盡而無反
背者遂收散民徙至摩陂營吏民慕而從之如歸

九州春秋

曰建安六年劉表攻西鄂西鄂長杜子緒帥縣男女嬰
城而守時南陽功曹柏孝長亦在城中聞兵攻聲恐懼
入室閉戶牽被覆頭相攻半日稍敢出面其明側立而
聽二日往出戶問消息至四五日乃更負楯親鬪語子
緒曰勇可習也司隸鍾繇表拜議郎參軍事荀彧又薦襲太祖

以爲丞相軍祭酒魏國既建爲侍中與王粲和洽並用
彊識博聞故太祖游觀出入多得參乘至其見敬不及

洽襲嘗獨見至於夜半祭性躁競起坐曰不知公對杜襲道何等也洽笑答曰天下事豈有盡邪卿晝侍可矣悒悒於此欲兼之乎後襲領丞相長史隨太祖到漢中討張魯太祖還拜襲駙馬都尉留督漢中軍事綏懷開導百姓自樂出徙洛鄴者八萬餘口夏侯淵爲劉備所沒軍喪元帥將士失色襲與張郃郭淮糾攝諸軍事權宜以郃爲督以一眾心三軍遂定太祖東還當選留府長史鎮守長安主者所選皆不當太祖令曰釋騏驥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遂以襲爲留府長史駐關中時將軍許攸擁部曲不附太祖而有慢言太祖大怒先欲伐

之羣臣多諫可招懷攸共討彊敵太祖橫刀於膝作色不聽襲入欲諫太祖逆謂之曰吾計已定卿勿復言襲曰若殿下計是邪臣方助殿下成之若殿下計非邪雖成宜改之殿下逆臣令勿言之何待下之不闡乎太祖曰許攸慢吾如何可置乎襲曰殿下謂許攸何如人邪太祖曰凡人也襲曰夫惟賢知賢惟聖知聖凡人安能知非凡人邪方今豺狼當路而狐狸是先人將謂殿下避彊攻弱進不爲勇退不爲仁臣聞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萬石之鐘不以莛撞起音今區區之許攸何足以勞神武哉太祖曰善遂厚撫攸攸卽歸服時夏侯尙

暱於太子情好至密襲謂尙非益友不足殊待以聞太祖文帝初甚不悅後乃追思語在尙傳其柔而不犯皆此類也文帝卽王位賜爵關內侯及踐阼爲督軍糧御史封武平亭侯更爲督軍糧執法入爲尙書明帝卽位進封平陽鄉侯諸葛亮出秦川大將軍曹眞督諸軍拒亮徙襲爲大將軍軍師分邑百戶賜兄基爵關內侯眞薨司馬宣王代之襲復爲軍師增邑三百戶并前五百五十戶以疾徵還拜太中大夫薨追贈少府諡曰定侯子會嗣

趙儼字伯然潁川陽翟人也避亂荊州與杜襲繁欽通

財同計合爲一家太祖始迎獻帝都許儼謂欽曰曹鎮東應期命世必能匡濟華夏吾知歸矣建安二年年二十七遂扶持老弱詣太祖太祖以儼爲朗陵長縣多豪猾無所畏忌儼取其尤甚者收縛案驗皆得死罪儼旣囚之乃表府解放自是威恩並著時袁紹舉兵南侵遣使招誘豫州諸郡諸郡多受其命惟陽安郡不動而都尉李通急錄戶調儼見通曰方今天下未集諸郡並叛懷附者復收其綿絹小人樂亂能無遺恨且遠近多虞不可不詳也通曰紹與大將軍相持甚急左右郡縣背叛乃爾若縣絹不調送觀聽者必謂我顧望有所須待

也儼曰誠亦如君慮然當權其輕重小緩調當為君釋
 此患乃書與荀彧曰今陽安郡當送縣絹道路艱阻必
 致寇害百姓困窮鄰城並叛易用傾蕩乃一方安危之
 機也且此郡人執守忠節在險不貳微善必賞則為義
 者勸善為國者藏之於民以為國家宜垂慰撫所斂縣
 絹皆俾還之彧報曰輒白曹公公文下郡縣絹悉以還
 民上下歡喜郡內遂安入為司空掾屬主簿魏略曰太
 紹時遠近無不私遺牋記通意於紹者儼與領陽安太
 守李通同治通亦欲遣使儼為陳紹必敗意通乃止及
 紹破走太祖使人搜閱紹記室惟不見通書疏陰知儼
 必為之計乃曰此必趙伯然也臣松之案魏武紀破紹
 後得許下軍中人書皆焚之若故使人搜閱知時于禁
 其有無則非所以安人情也疑此語為不然

屯潁陰樂進屯陽翟張遼屯長社諸將任氣多共不協使儼并參三軍每事訓喻遂相親睦太祖征荊州以儼領章陵太守徙都督護軍護于禁張遼張郃朱靈李典路招馮楷七軍復爲丞相主簿遷扶風太守太祖徙出故韓遂馬超等兵五千餘人使平難將軍殷署等督領以儼爲關中護軍盡統諸軍羌虜數來寇害儼率署等追到新平大破之屯田客呂並自稱將軍聚黨據陳倉儼復率署等攻之賊卽破滅時被書差千二百兵往助漢中守署督送之行者卒與室家別皆有憂色署發後一日儼慮其有變乃自追至斜谷口人人慰勞又深戒

署還宿雍州刺史張旣舍署軍復前四十里兵果叛亂
未知署吉凶而儼自隨步騎百五十人皆與叛者同部
曲或婚姻得此問各驚被甲持兵不復自安儼欲還旣
等以爲今本營黨以擾亂一身赴之無益可須定問儼
曰雖疑本營與叛者同謀要當聞行者變乃發之又有
欲善不能自定宜及猶豫促撫甯之且爲之元帥旣不
能安輯身受禍難命也遂去行三十里止放馬息盡呼
所從人喻以成敗慰勵懇切皆慷慨曰死生當隨護軍
不敢有二前到諸營各召料簡諸姦結叛者八百餘人
散在原野惟取其造謀魁率治之餘一不問郡縣所收

送皆放遣乃卽相率還降儼密白宜遣將詣大營請舊
兵鎮守關中太祖遣將軍劉柱將二千人當須到乃發
遣而事露諸營大駭不可安喻儼謂諸將曰舊兵旣少
東兵未到是以諸營圖爲邪謀若或成變爲難不測因
其狐疑當令早決遂宣言當差畱新兵之溫厚者千人
鎮守關中其餘悉遣東便見主者內諸營兵名籍案累
重立差別之畱者意定與儼同心其當去者亦不敢動
儼一日盡遣上道因使所畱千人分布羅落之東兵尋
至乃復脅喻并徙千人令相及共東凡所全致二萬餘

口孫盛曰盛聞爲國以禮民非信不立周成不棄桐葉
之言晉文不違伐原之誓故能隆刑措之道建一匡

之功儼旣詐雷干人使效心力始雖權也宜以關羽圍
信終兵威旣集而又逼徙信義喪矣何以臨民
征南將軍曹仁於樊儼以議郎參仁軍事南行遷平寇
將軍徐晃俱前旣到羽圍仁遂堅餘救兵未到晃所督
不足解圍而諸將呵責晃促救儼謂諸將曰今賊圍素
固水潦猶盛我徒卒單少而仁隔絕不得同力此舉適
所以弊內外耳當今不若前軍偪圍遣諜通仁使知外
救以勵將士計北軍不過十日尙足堅守然後表裏俱
發破賊必矣如有緩救之戮余爲諸軍當之諸將皆喜
便作地道箭飛書與仁消息數通北軍亦至并勢大戰
羽軍旣退舟船猶據沔水襄陽隔絕不通而孫權襲取

羽輜重羽聞之卽走南還仁會諸將議咸曰今因羽危懼必可追禽也儼曰權邀羽連兵之難欲掩制其後顧羽還救恐我承其兩疲故順辭求效乘釁因變以觀利鈍耳今羽已孤迸更宜存之以爲權害若深入追北權則改虞於彼將生患於我矣王必以此爲深慮仁乃解嚴太祖聞羽走恐諸將追之果疾勅仁如儼所策文帝卽王位爲侍中頃之拜駙馬都尉領河東太守典農中郎將黃初三年賜爵關內侯孫權寇邊征東大將軍曹休統五州軍禦之徵儼爲軍師權衆退軍還封宜土亭侯轉爲度支中郎將遷尙書從征吳到廣陵復畱爲征

東軍師明帝即位進封都鄉侯邑六百戶監荊州諸軍

事假節會疾不行復為尚書出監豫州諸軍事轉大司

馬軍師入為大司農齊王即位以儼監雍涼諸軍事假

節轉征蜀將軍又遷征西將軍都督雍涼正始四年老

疾求還徵為驃騎將軍

魏略曰舊故四征有官廚財籍遷轉之際無不因緣而儼又手

上車發到霸上忘持其常所服藥雍州聞之乃追送雜藥材數箱儼笑曰人言語殊不易我偶問所服藥耳何

遂不取 遷司空薨諡曰穆侯子亭嗣初儼與同郡辛

毗陳羣杜襲並知名號曰辛陳杜趙云

裴潛字文行河東聞喜人也

魏略曰潛世為著姓父茂仕靈帝時歷縣令郡守尚

書建安初以奉使率導關中諸將討李傕有避亂荊州功封列侯潛少不脩細行由此為父所不禮

××××

劉表待以賓禮潛私謂所親王粲司馬芝曰劉牧非霸王之才乃欲西伯自處其敗無日矣遂南適長沙太祖定荊州以潛參丞相軍事出歷三縣令入爲倉曹屬太祖問潛曰卿前與劉備俱在荊州卿以備才略何如潛曰使居中國能亂人而不能爲治也若乘間守險足以爲一方主時代郡大亂以潛爲代郡太守烏丸王及其大人凡三人各自稱單于專制郡事前太守莫能治正太祖欲授潛精兵以鎮討之潛辭曰代郡戶口殷眾士馬控弦動有萬數單于自知放橫日久內不自安今多將兵往必懼而拒境少將則不見憚宜以計謀圖之不

可以兵威迫也遂單車之郡單于驚喜潛撫之以靜單于以下脫帽稽顙悉還前後所略婦女器械財物潛案誅郡中大吏與單于爲表裏者郝溫郭端等十餘人北邊大震百姓歸心在代三年還爲丞相理曹掾太祖褒稱治代之功潛曰潛於百姓雖寬於諸胡爲峻今計者必以潛爲理過嚴而事加寬惠彼素驕恣過寬必弛旣弛又將攝之以法此訟爭所由生也以勢料之代必復叛於是太祖深悔還潛之速後數十日三單于反問至乃遣鄴陵侯彰爲驍騎將軍征之潛出爲沛國相遷兗州刺史太祖次摩陂歎其軍陳齊整特加賞賜文帝踐

阼入為散騎常侍出為魏郡潁川典農中郎將奏通貢

舉比之郡國由是農官進仕路泰遷荊州刺史賜爵關

內侯明帝即位入為尚書出為河南尹轉太尉軍師大

司農封清陽亭侯邑二百戶入為尚書令奏正分職料

簡名實出事使斷官府者百五十餘條喪父去官拜光

祿大夫正始五年薨追贈太常諡曰貞侯魏略曰時遠

公會病亡始潛自感所生微賤無舅氏又為父所不禮

即折節仕進雖多所更歷清省恪然每之官不將妻子

妻子貧乏織藜茹以自供又潛為兗州時嘗作一胡牀

及其去也畱以掛柱又以父在京師出入薄輦車羣弟

之田廬常步行家人小大或并日而食其家教上下相

奉事有似於石奮其履檢校度自魏興少能及者潛為

人材博有雅要容然但如此而已終子秀嗣遺令儉葬

無所推進故世歸其潔而不宗其餘

墓中惟置一坐瓦器數枚其餘一無所設秀咸熙中為

尚書僕射

文章敘錄曰秀字季彥宏通博濟八歲能屬文遂知名大將軍曹爽辟喪父服終推財與

兄弟年二十五遷黃門侍郎爽誅以故吏免遷衛國相

累遷散騎常侍尚書僕射令光祿大夫咸熙中晉文王

始建五等命秀典為制度封廣川侯晉室受禪進左光

祿大夫改封鉅鹿公遷司空著易及樂論又畫地域圖

十八篇傳行於世盟會圖及典治官制皆未成年四十

八泰始七年薨諡元公配食宗廟少子願字逸民襲封

荀綽冀州記曰願為人宏雅有遠識博學稽古履行高

整自少知名歷位太子中庶子侍中尚書元康末為尚

書左僕射趙王倫以其望重畏而惡之知其不與賈氏

同心猶被枉害臣松之案陸機惠帝起居注稱願雅有

遠量當朝名士也又曰民之望也願理具淵博贍於論

難著崇有貴無二論以矯虛誕之弊文辭精富為世名

論子嵩字道文荀綽稱嵩有父祖風為中書郎早卒願

從父弟邈字景聲有雋才為太傅司馬越從事中郎假

節監中外營諸軍事潛少弟徽字文季冀州刺史有高

才遠度善言元妙事見荀祭傅嘏王弼管輅諸傳徽長

子黎字伯宗一名魚遊擊將軍次康寧仲豫太子左衛
 率次楷字叔則侍中中書令光祿大夫開府次綽字季
 舒黃門侍郎早卒追贈長水校尉康楷綽皆為名士而
 楷才望最重晉諸公贊曰康有宏量綽以明達為稱楷
 少與瑯邪王戎俱為掾發名鍾會致之大將軍司馬文
 王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文王即辟為掾進歷顯位謝
 鯁為樂廣傳稱楷雋朗有識具當時獨步黎子苞秦州
 刺史康子純黃門侍郎次盾徐州刺史次邨有器望晉
 元帝為安東將軍邨為長史侍中王曠與司馬越書曰
 裴邨在此雖不治事然識量宏達此下人士大敬附之
 次廓中壘將軍楷子瓚中書郎次憲豫州刺史綽子遐
 太傅主簿瓚遐並有盛名早卒晉諸公贊稱憲有清識
 魏略列傳以徐福嚴幹李義張既游楚梁習趙儼裴潛
 韓宣黃朗十人共卷其既習儼潛四人自有傳徐福事
 在諸葛亮傳游楚事在張既傳餘幹等四人載之於後
 嚴幹字公仲李義字孝懿皆馮翊東縣人也馮翊東縣
 舊無冠族故二人並單家其器性皆重厚當中平末同
 年二十餘幹好擊劍義好辨護喪事馮翊甲族桓田吉
 郭及故侍中鄭文信等頗以其各有器實共紀識之會
 三輔亂人多流宕而幹義不去與諸知故相浮沈採樵

自活逮建安初關中始開詔分馮翊西數縣為左內史
 郡治高陵以東數縣為本郡治臨晉義於縣分當西屬
 義謂幹曰西縣兒曹不可與爭坐席今當共作方牀耳
 遂相附結皆仕東郡為右職司隸辟幹不至歲終郡舉
 幹孝廉義上計掾義留京師為平陵令遷冗從僕射遂
 歷顯職逮魏封十郡請義以為軍祭酒又為魏尚書左
 僕射及文帝即位拜諫議大夫執金吾衛尉卒官義子
 豐字宣國見夏侯元傳幹以孝廉拜蒲阪令病去官復
 舉至孝為公車司馬令為州所請詔拜議郎還參州事
 會以建策捕高幹又追錄前討郭援功封武鄉侯遷宏
 農太守及馬超反幹郡近超民人分散超破為濮陽太
 守遷益州刺史以道不通黃初中轉為五官中郎將明
 帝時遷永安太僕數歲卒始李義以直道推誠於人故
 於時陳羣等與之齊好雖無他材力而終仕進不頓躓
 幹從破亂之後更折節學問特善春秋公羊司隸鍾繇
 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謂左氏為大官而謂公羊為賣餅
 家故數與幹共辨析長短繇為人機捷善持論而幹訥
 口臨時屈無以應繇謂幹曰公羊高竟為左邱明服矣
 幹曰直故吏為明使君服耳公羊未肯也韓宣字景然
 渤海人也為人短小建安中丞相召署軍謀掾允散在

鄴嘗於鄴出入宮於東掖門內與臨菑侯植相遇時天
新雨地有泥潦宣欲避之闕潦不得去乃以扇自障住
於道邊植嫌宣既不去又不為禮乃駐車使其常從問
宣何官宣云丞相軍謀掾也植又問曰應得唐突列侯
否宣曰春秋之義王人雖微列於諸侯之上未聞宰士
而為下土諸侯禮也植又曰即如所言為人父吏見其
子應有禮否宣又曰於禮臣子一例也而宣年又長植
知其枝柱難窮乃釋去具為太子言以為辯黃初中為
尚書郎嘗以職事當受罰於殿前已縛束杖未行文帝
輦過問此為誰左右對曰尚書郎勃海韓宣也帝追念
前臨菑侯所說乃寤曰是子建所道韓宣邪特原之遂
解其縛時天大寒宣前以當受杖豫脫袴纏禪面縛及
其原禪腰不下乃趨而去帝目而送之笑曰此家有瞻
諦之士也後出為清河東郡太守明帝時為尚書大鴻
臚數歲卒宣前後當官在能否之間然善以已恕人始
南陽韓暨以宿德在宣前為大鴻臚暨為人賢及宣在
後亦稱職故鴻臚中為之語曰大鴻臚小鴻臚前後治
行曷相如案本志宣名都不見惟魏略有此傳而世語
列於名臣之流黃朗字文達沛郡人也為人宏通有性
實父為本縣卒朗感其如此抗志游學由是為方國及

其郡士大夫所禮異特與東平右姓王惠陽為碩交惠
 陽親拜朗母於牀下朗始仕黃初中為長吏遷長安令
 會喪母不赴復為魏令遷襄城典農中郎將涿郡太守
 以明帝時疾病卒始朗為君長自以父故常忌不呼鈴
 下伍伯而呼其姓字至於忿怒亦終不言朗既仕至二
 千石而惠陽亦歷長安令酒泉太守故時人謂惠陽外
 似麤疏而內堅密能不顧朗之本末事朗母如己母為
 通度也魚豢曰世稱君子之德其猶龍乎蓋以其善變
 也昔長安市僧有劉仲始者一為市吏所辱乃感激踞
 其尺折之遂行學問經明行脩流名海內後以有道徵
 不肯就眾入歸其高余以為前世偶有此耳而今徐嚴
 復參之若皆非似龍之志也其何能至於此哉李推至
 道張工度主韓見識異黃能拔萃各著根於石上而垂
 陰乎千里亦未為易也游翁慷慨展布腹心全軀保郡
 見延帝王又放陸生優游宴戲亦一賢也梁趙及
 裴雖張楊不足至於檢已老而益明亦難能也

評曰和洽清和幹理常林素業純固楊俊人倫行義杜
 襲溫粹識統趙儼剛毅有度裴潛平恒貞幹皆一世之

美士也至林能不繫心於三司以大夫告老美矣哉

魏志卷三十三 不樂心然三同以大夫古法美矣

魏志卷二十三考證

和洽洽獨以冀州土平兵彊○毛本兵彊作民彊

必有讒慝間其中者○毛本無必字

太祖定荊州○定監本訛作奪今改正示分

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儉也○册府作不可

以一節論也

所謂悅武無震古人之誠也○悅武册府作玩武

臣照其

按國語云武不可覲文不可匿覲武無震匿文不祥

此必引此語自當作覲悅玩二字俱非

明帝時為尙書注召李叔才鄉閭之間○叔宋本作淑

又注莫不賴劭顧歎之榮○毛本作顧採宋本亦同
又注劭宗人許栩沉沒榮利致位司徒○何焯曰按
後漢書言劭從祖敬敬子訓訓子相並爲三公相以
能諂事宦官故自致台司封侯數遣請劭劭惡其薄
行終不候之栩疑相之誤也靈帝初爲三公者亦有
許栩史不詳其何所人建甯元年由大鴻臚爲司空
二年免時許訓爲司徒四年訓免橋元代之是年栩
代元爲司徒名輩在子將之前蓋先賢傳失之也
常林皆弟靜紹封注未是夫窮理盡性陶冶變化之實

論也○是册府作臻

又注於敘人才不能寬○太平御覽作至於敘人才不能寬大

杜襲彊識博聞○元本彊上有彙字要容○要字疑衍

嘗獨見至於夜半○元本嘗上多一襲字

時將軍許攸擁部曲不附太祖○此非南陽許攸也太

平御覽作許遊孫東出蓋本特今如五

增邑三百戶○毛本無戶字帝孫孫孫以村爲孫東太

趙儼太祖遣將軍劉桂將二千人當須到乃發遣○二

千人下通鑑有往字○論字士太平御覽有快字

曹兵既少東兵未到○東兵監本誤策兵今改正

如有緩救之戮余為諸軍當之○諸軍通鑑作諸君

便作地道箭飛書與仁○箭字上太平御覽多射字

孫權寇邊征東大將軍曹休統五州軍禦之○監本作

曹仁

臣明楷

按曹休傳云帝征孫權以休為征東大

將軍仁未嘗為征東也監本誤今改正

轉大司馬軍師入為大司農○大司馬監本訛作大司

農今改正

裴潛諡曰貞侯注潛為人材博有雅要容○要字疑衍

咸熙中為尚書僕射注餘幹等四人載之於後○監本

作徐韓等四人

臣明楷

按此即指下嚴幹李義韓宣

黃朗等四人也且上文已云徐福事在諸葛亮傳不
應又云徐韓監本誤今改正

又注馮翊甲族桓田吉郭○桓田監本誤桓甲今改
正

魏志卷二十三考證

上文曰云命麻海亦清魯漢科全

又曰魯麻甲激砂所古海○麻州溫本歸珠甲今也

麻州溫本歸珠甲今也

魏志卷二十四

晉著作郎 巴西中正 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 聞喜裴松之注

韓暨 崔林 高柔 孫禮 王觀

韓暨字公至南陽堵陽人也

楚國先賢傳曰暨韓王信之後祖術河東太守父純

南郡太守同縣豪右陳茂譖暨父兄幾致大辟暨陽不以爲

言庸貨積資陰結死士遂追呼尋禽茂以首祭父墓由

是顯名舉孝廉司空辟皆不就乃變名姓隱居避亂魯

陽山中山民合黨欲行寇掠暨散家財以供牛酒請其

渠帥爲陳安危山民化之終不爲害避袁術命召徙居

山都之山荊州牧劉表禮辟遂遁逃南居孱陵界所在

見敬愛而表深恨之暨懼應命除宜城長太祖平荊州

辟為丞相士曹屬後遷樂陵太守徙監冶謁者舊時冶

作馬排蒲拜反為排以吹炭每一熟石用馬百匹更作人排又費

功力暨乃因長流為水排計其利益三倍於前在職七

年器用充實制書褒歎就加司金都尉班亞九卿文帝

踐阼封宜城亭侯黃初七年遷太常進封南鄉亭侯邑

二百戶時新都洛陽制度未備而宗廟主祏祏音石春秋傳曰命

我先人典司宗祏注曰宗廟所以藏主石室者皆在鄴都暨奏請迎鄴四廟神

主建立洛陽廟四時丞嘗親奉粢盛崇明正禮廢去淫

祀多所匡正在官八年以疾遜位景初二年春詔曰太

中大夫韓暨澡身浴德志節高絜年踰八十守道彌固

可謂純篤老而益劭者也其以暨為司徒夏四月薨遺

令斂以時服葬為土藏諡曰恭侯楚國先賢傳曰暨臨

示之以儉儉則節之以禮歷見前代送終過制失之甚

矣若爾曹敬聽吾言斂以時服葬以土藏穿畢便葬送

於民況臣備位台司在職日淺未能宣揚聖德以廣益

黎庶寢疾彌留奄即幽冥方今百姓農務不宜勞役乞

不令洛陽吏民供設喪具懼國典有常使臣私願不得

展從謹冒以聞惟蒙哀許帝得表嗟歎乃詔曰故司徒

韓暨積德履行忠以立朝至於黃髮直亮不虧既登三

事望獲毗輔之助如何奄忽天命不永曾參臨沒易簣

以禮晏嬰尙儉遣車降制今司徒知命遺言郵民必欲

崇約可謂善始令終者也其喪禮所設皆如故事勿子

有所闕特賜溫明祕器衣一稱五時朝服玉具劍佩子

肇嗣肇薨子邦嗣

楚國先賢傳曰邦字長林少有才學晉武帝時為野王令有稱績為新城

太守坐舉野王故

吏為新城計吏武帝大怒遂殺邦暨

次子繇高陽太守

繇子洪侍御史洪子壽字德貞晉諸

公贊曰自暨已下

世治素業壽能敦尚家風性尤忠厚

早歷清職惠帝踐

阼為散騎常侍遷守河南尹病卒贈

驃騎將軍壽妻賈

充女充無後以壽子謐為嗣弱冠為

祕書監侍中性驕

伏而才出眾少子蔚亦有器望並為

趙王倫所誅

韓氏遂滅

崔林字德儒清河

東武城人也少時晚成宗族莫知惟

從兄琰異之太祖

定冀州召除鄔長貧無車馬單步之

官太祖征壺關問

長吏德政最者并州刺史張陟以林

對於是擢為冀州

主簿徙署別駕丞相掾屬魏國既建

稍遷御史中丞文

帝踐阼拜尚書出為幽州刺史北中

郎將吳質統河北軍事涿郡太守王雄謂林別駕曰吳
中郎將上所親重國之貴臣也仗節統事州郡莫不奉
賤致敬而崔使君初不與相聞若以邊塞不脩斬卿使
君甯能護卿邪別駕具以白林林曰刺史視去此州如
脫屣甯當相累邪此州與胡虜接宜鎮之以靜擾之則
動其逆心特爲國家生北顧憂以此爲寄在官一期寇

竊寢息

案王氏譜雄字元伯太保祥之宗也魏名臣奏

載安定太守孟達薦雄曰臣聞明君以求賢爲
業忠臣以進善爲效故易稱拔茅連茹傳曰舉爾所知
臣不自量竊慕其義臣昔以人乏謬充備部職時涿郡
太守王雄爲西部從事與臣同僚雄天性良固果而有
謀歷試三縣政成人和在近職奉宣威恩懷柔有術
清慎持法臣往年出使經過雄郡自說特受陛下拔擢
之恩常勵節精心思投命爲効言辭激揚情趣款惻臣

雖愚闇不識真偽以謂雄才兼資文武忠烈之性踰越
倫輩今涿郡領戶三千孤寡之家參居其半北有守兵
藩衛之固誠不足舒雄智力展其勤幹也臣受恩深厚
無以報國不勝悽悽淺見之情謹冒陳聞詔曰昔蕭何
薦韓信鄧禹進吳漢惟賢知賢也雄有膽智技能文武
之姿吾宿知之今便以參散騎之選方使少在吾門下
知指歸便大用之矣天下之士欲使皆先歷散騎然後
出據州郡是吾本意也雄後為幽州刺史子渾涼州刺
史次又平北將軍司徒安豐侯戎渾之子 猶以不事上
太尉武陵侯衍荊州刺史澄皆父之子

司左遷河間太守清論多為林怨也魏名臣奏載侍中辛毗奏曰昔桓階

為尚書令以崔林非尚書才遷以為河間太守與此傳不同 遷大鴻臚龜茲王遣侍

子來朝朝廷嘉其遠至褒賞其王甚厚餘國各遣子來
朝間使連屬林恐所遣或非真的權取疏屬賈胡因通
使命利得印綬而道路護送所損滋多勞所養之民資

無益之事爲夷狄所笑此曩時之所患也乃移書燉煌
喻指并錄前世待遇諸國豐約故事使有恆常明帝卽
位賜爵關內侯轉光祿勳司隸校尉屬郡皆罷非法除
過員吏林爲政推誠簡存大體是以去後每輒見思散
騎常侍劉劭作考課論制下百僚林議曰案周官考課
其文備矣自康王以下遂以陵遲此卽考課之法存乎
其人也及漢之季其失豈在乎佐吏之職不密哉方今
軍旅或猥或卒備之以科條申之以內外增減無常固
難一矣且萬目不張舉其綱眾毛不整振其領臯陶仕
虞伊尹臣殷不仁者遠五帝三王未必如一而各以治

亂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太祖隨宜設辟以遺來
今不患不法古也以爲今之制度不爲疏闊惟在守一
勿失而已若朝臣能任仲山甫之重式是百辟則孰敢
不肅景初元年司徒司空並缺散騎侍郎孟康薦林曰
夫宰相者天下之所瞻效誠宜得秉忠履正本德仗義
之士足爲海內所師表者竊見司隸校尉崔林稟自然
之正性體高雅之宏量論其所長以比古人忠直不同
則史魚之儔清儉守約則季文之匹也牧守州郡所在
而治及爲外司萬里肅齊誠台輔之妙器衮職之良才
也後年遂爲司空封安陽亭侯邑六百戶三公封列侯

自林始也

臣松之以爲馮侯封丞相邑爲荀悅所譏魏封一二公其失同也

頃之又進封

安陽鄉侯魯相上言漢諸百立孔子廟褒成侯歲時奉祠
辟雍行禮必祭先師王家出穀春秋祭祀今宗聖侯奉
嗣未有命祭之禮宜給牲牲牢長吏奉祀尊爲貴神制三
府議博士傳祇以春秋傳言立在祀典則孔子是也宗
聖適足繼絕世章盛德耳至於顯立言崇明德則宜如
魯相所上林議以爲宗聖侯亦以王命祀不爲未有命
也周武王封黃帝堯舜之後及立三恪禹湯之世不列
於時復特命他官祭也今周公已上達於三皇忽焉不
祀而其禮經亦存其言今獨祀孔子者以世近故也以

大夫之後特受無疆之祀禮過古帝義踰湯武可謂崇

明報德矣無復重祀於非族也

臣松之以為孟軻稱宰我之辭曰以予觀夫子

賢於堯舜遠矣又曰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斯

非通賢之格言商較之定準乎雖妙極則同萬聖猶一

然涓薄異時質文殊用或當時則榮沒則已焉是以遺

風所被實有深淺若乃經緯天人立言垂制百王莫之

能違彝倫資之以立誠一人而已耳周監二代斯文為

盛然於六經之道未能及其精致加以聖賢不與曠年

五百道化陵夷憲章殆滅若使時無孔門則周典幾乎

息矣夫能光明先王之道以成萬世之功齊天地之無

窮等日月之久照豈不有踰於羣聖哉林會無史遷洞

想之誠梅真慷慨之志而守其蓬心以塞明義可謂多

見其不

知量也

明帝又分林邑封一子列侯正始五年薨諡曰

孝侯子述嗣

晉諸公贊曰述弟隨晉尚書僕射為人亮

而卒林孫瑋性率而疏至太子右衛率也初林識

拔同郡王經於民伍之中卒為名士世以此稱之

高柔字文惠陳留圉人也父靖為蜀郡都尉陳留耆舊傳曰靖高

祖父固不任王莽世為淮陽太守所害以烈節垂名固

子慎字孝甫敦厚少華有沈深之量撫育孤兄子五人

恩義甚篤琅邪相何英嘉其行履以女妻焉英即車騎

將軍熙之父也慎歷二縣令東萊太守老病歸家草屋

蓬戶甕缶無儲其妻謂之曰君累經宰守積有年歲何

能不少為儲畜以遺子孫乎慎曰我以勤身清名為之

基以二千石遺之不亦可乎子式至孝常盡力供養永

初中螟蝗為害獨不食式麥園令周彊以表州郡太守

楊舜舉式孝子讓不行後以孝廉為郎次子昌

昌弟賜並為刺史郡守式子宏孝廉宏生靖

柔留鄉里謂邑中曰今者英雄並起陳留四戰之地也曹將軍

雖據兗州本有四方之圖未得安坐守也而張府君先

得志於陳留吾恐變乘間作也欲與諸君避之眾人皆

以張邈與太祖善柔又年少不然其言柔從兄幹袁紹

甥也

謝承漢書曰幹字元才才志宏邈文武秀出父躬蜀郡太守祖賜司隸校尉案陳畱耆舊傳及謝承

書幹應為柔從父非從兄也未知何者為誤

在河北呼柔柔舉宗從之會靖

率於西州時道路艱澁兵寇縱橫而柔冒艱險詣蜀迎

喪辛苦荼毒無所不嘗三年乃還太祖平袁氏以柔為

管長縣中素聞其名奸吏數人皆自引去柔教曰昔邴

吉臨政吏嘗有非猶尙容之况此諸吏於吾未有失乎

其召復之咸還皆自勵咸為佳吏高幹既降頃之以并

州叛柔自歸太祖太祖欲以因事誅之以為刺奸令史處

法允當獄無畱滯辟為丞相倉曹屬

魏氏春秋曰柔既處法平允又夙夜

匪懈至擁膝抱文書而寤夜太祖嘗夜微出觀察諸吏見柔哀之徐解表裏以柔而去自是辟焉

太祖欲

遣鍾繇等討張魯柔諫以爲今猥遣大兵西有韓遂馬
超謂爲已舉將相扇動作逆宜先招集三輔三輔苟平
漢中可傳檄而定也繇入關遂超等果反魏國初建爲
尙書郎轉拜丞相理曹掾令曰夫治定之化以禮爲首
撥亂之政以刑爲先是以舜流四凶族皋陶作士漢祖
除秦苛法蕭何定律掾清識年當明於憲典勉恤之哉
鼓吹宋金等在合肥亡逃舊法軍征士亡考竟其妻子
太祖患猶不息更重其刑金有母妻及二弟皆給官主
者奏盡殺之柔啓曰士卒亡軍誠在可疾然竊聞其中
時有悔者愚謂乃宜貸其妻子一可使賊中不信二可

使誘其還心正如前科固已絕其意望而猥復重之柔
恐自今在軍之士見一人亡逃誅將及已亦且相隨而
走不可復得殺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
太祖曰善卽止不殺金母弟蒙活者甚眾遷爲潁川太
守復還爲法曹掾時置校事盧洪趙達等使察羣下柔
諫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今置校事旣非居上信下之
旨又達等數以憎愛擅作威福宜檢治之太祖曰卿知
達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舉而辨眾事使賢人君子爲
之則不能也昔叔孫通用羣盜良有以也達等後奸利
發太祖殺之以謝於柔文帝踐阼以柔爲治書侍御史

賜爵關內侯轉加治書執法民間數有誹謗妖言帝疾
之有妖言輒殺而賞告者柔上疏曰今妖言者必戮告
之者輒賞旣使過誤無反善之路又將開凶狡之羣相
誣罔之漸誠非所以息奸省訟緝熙治道也昔周公作
誥稱殷之祖宗咸不顧小人之怨在漢太宗亦除妖言
誹謗之令臣愚以爲宜除妖謗賞告之法以隆天父養
物之仁帝不卽從而相誣告者滋甚帝乃下詔敢以誹
謗相告者以所告者罪罪之於是遂絕校事劉慈等自
黃初初數年之間舉吏民奸罪以萬數柔皆請懲虛實
其餘小小挂法者不過罰金四年遷爲廷尉魏初三公

無事又希與朝政柔上疏曰天地以四時成功元首以
輔弼興治成湯仗阿衡之佐文武憑旦望之力逮至漢
初蕭曹之儔並以元勳代作心膂此皆明王聖主任臣
於上賢相良輔股肱於下也今公輔之臣皆國之棟梁
民所具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高鮮有
進納誠非朝廷崇用大臣之義大臣獻可替否之謂也
古者刑政有疑輒議於槐棘之下自今之後朝有疑議
及刑獄大事宜數以咨訪三公三公朝朔望之日又可
特延入講論得失博盡事情庶有裨起天聽宏益大化
帝嘉納焉帝以宿嫌欲枉法誅治書執法鮑勛而柔固

執不從詔命帝怒甚遂召柔詣臺遣使者承指至廷尉
考竟勛勦死乃遣柔還寺明帝卽位封柔延壽亭侯時
博士執經柔上疏曰臣聞遵道重學聖人洪訓褒文崇
儒帝者明義昔漢末陵遲禮樂崩壞雄戰虎爭以戰陣
爲務遂使儒林之羣幽隱而不顯太祖初興愍其如此
在於撥亂之際並使郡縣立教學之官高祖卽位遂闡
其業興復辟雍州立課試於是天下之士復聞庠序之
教親俎豆之禮焉陛下臨政允迪叡哲敷宏大猷光濟
先軌雖夏啓之承基周成之繼業誠無以加也然今博
士皆經明行脩一國清選而使遷除限不過長懼非所

以崇顯儒術帥勵怠惰也孔子稱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故楚禮申公學士銳精漢隆卓茂搢紳競慕臣以爲博
士者道之淵藪六藝所宗宜隨學行優劣待以不次之
位敦崇道教以勸學者於化爲宏帝納之後大興殿舍
百姓勞役廣采眾女充盈後宮後宮皇子連天繼嗣未
育柔上疏曰二虜狡猾潛自講肄謀動干戈未圖束手
宜畜養將士繕治甲兵以逸待之而頃興造殿舍上下
勞擾若使吳蜀知人虛實通謀并勢復俱送死甚不易
也昔漢文惜十家之資不營小臺之娛去病慮匈奴之
害不遑治第之事況今所損者非惟百金之費所憂者

非徒北狄之患乎可粗成見所營立以充朝宴之儀乞
罷作者使得就農二方平定復可徐興昔軒轅以二十
五子傳祚彌遠周室以姬國四十厯年滋多陛下聰達
窮理盡性而頃皇子連多天逝熊羆之祥又未感應羣
下之心莫不悒戚周禮天子后妃以下百二十人嬪嬙
之儀旣以盛矣竊聞後庭之數或復過之聖嗣不昌殆
能由此臣愚以爲可妙簡淑媛以備內官之數其餘盡
遣還家且以育精養神專靜爲寶如此則螽斯之徵可
庶而致矣帝報曰知卿忠允乃心王室輒克昌言他復
以聞時獵法甚峻宜陽典農劉龜竊於禁內射兔其功

曹張京詣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龜付獄柔表請告者
名帝大怒曰劉龜當死乃敢獵吾禁地送龜廷尉廷尉
便當考掠何復請告者主名吾豈妄收龜邪柔曰廷尉
天下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重復爲奏辭
指深切帝意寤乃下京名卽還訊各當其罪時制吏遭
大喪者百日後皆給役有司徒吏解宏遭父喪後有軍
事受勅當行以疾病爲辭詔怒曰汝非曾閔何言毀邪
促收考竟柔見宏信甚羸劣奏陳其事宜加寬貸帝乃
詔曰孝哉宏也其原之初公孫淵兄晃爲叔父恭任內
侍先淵未反數陳其變及淵謀逆帝不忍市斬欲就獄

殺之柔上疏曰書稱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此王制之明典也晃及妻子叛逆之類誠應梟縣勿使遺育而臣竊聞晃先數自歸陳淵禍萌雖爲凶族原心可恕夫仲尼亮司馬牛之憂祁奚明叔向之過在昔之美義也臣以爲晃信有言宜貸其死苟自無言便當市斬今進不赦其命退不彰其罪閉著囹圄使自引分四方觀國或疑此舉也帝不聽竟遣使齎金屑飲晃及其妻子賜以棺衣殯斂於宅

孫盛曰聞五帝無誥誓之文三王無盟祝之事然則盟誓之文始自三季

質任之作起於周微夫貞夫之一則天地可動機心內萌則鷗鳥不下況信不足焉而祈物之必附猜生於我而望彼之必懷何異挾冰求溫抱炭希涼者哉且夫要功之倫陵肆之類莫不背情任計昧利忘親縱懷慈孝

之愛或慮傾身之禍是以周鄭交惡漢高請羹隗囂捐
 子馬超背父其為酷忍如此之極也安在其因質委誠
 取任永固哉世主若能遠覽先王閑邪之至道近鑒狡
 肆徇利之凶心勝之以解網之仁致之以來蘇之惠耀
 之以雷霆之威潤之以時雨之施則不恭可斂衽於一
 朝魚喣可屈膝於象魏矣何必拘厥親以來其情逼所
 愛以制其命乎苟不能然而仗夫計術籠之以權數檢
 之以一切雖覽一室而庶徵於四海法生鄙局冀或半
 之暫益自不得不有不忍之刑以遂孥戮之罰亦猶瀆
 盟由乎一人而云俾墜其師無克遺育之言耳豈得復
 引四罪不及之典司馬牛獲宥之義乎假令任者皆不
 保其父兄輒有二三之言曲哀其意而悉活之則長人
 子危親自存之悖子弟雖質必無刑戮之憂父兄雖逆
 終無勦絕之慮柔不究明此術非盛王之宜宜開張遠
 義蠲此近制而陳法內之刑以中一人之命可謂心存
 小善非王者之體古者殺人之中又有仁焉刑之於獄
 未為失也臣松之以為辨章事理貴得當時之宜無為
 虛唱大言而終歸無用浮誕之論不切於實猶若畫魑
 魅之象而躡於大馬之形也質任之與非防近世況三
 方鼎峙遼東偏遠羈其親屬以防未然不為非矣柔謂

晃有先言之善宜蒙原心之宥而盛責柔不能開張遠
理蠲此近制不達此言竟爲何謂若云猜防爲非質在
宜廢是謂應大明先王之道不預任者生死也晃之爲
任歷年已久豈得於殺活之際方論至理之本是何異
叢棘旣繁事須判決空論刑措之美無聞當不之實哉
其爲迂闊亦已甚矣漢高事窮理迫權以濟親而總之
酷忍之科旣已大有所誣且自古已來未有子弟妄告
父兄以圖全身者自存之悖未之或聞晃以兄告弟而
其事果驗謂晃應殺將以遏防若言之亦死不言亦死
豈不杜歸善之心失正刑之中哉若趙括之母以先請
獲免鍾會之兄以密言全于古今此比蓋爲不
少晃之前言事同斯例而獨遇否閉良可哀哉是時殺
禁地鹿者身死財產沒官有能覺告者厚加賞賜柔上
疏曰聖王之御世莫不以廣農爲務儉用爲資夫農廣
則穀積用儉則財畜畜財積穀而有憂患之虞者未之
有也古者一夫不耕或爲之饑一婦不織或爲之寒中

間已來百姓供給眾役親田者既減加頃復有獵禁羣
 鹿犯暴殘食生苗處處為害所傷不貲民雖障防力不
 能禦至如滎陽左右周數百里歲略不收元元之命實
 可矜傷方今天下生財者甚少而麋鹿之損者甚多卒
 有兵戎之役凶年之災將無以待之惟陛下覽先聖之
 所念愍稼穡之艱難寬放民間使得捕鹿遂除其禁則

眾庶永濟莫不悅豫矣

魏名臣奏載柔上疏曰臣深思

使極蕃息然後大取以為軍國之用然臣竊以為今鹿
 但有日耗終無從得多也何以知之今禁地廣輪且千
 餘里臣下計無慮其中有虎大小六百頭狼有五百頭
 狐萬頭使大虎一頭三日食一鹿一虎一歲百二十鹿
 是為六百頭虎一歲食七萬二千頭鹿也使十狼日共
 食一鹿是為五百頭狼一歲共食萬八千頭鹿鹿子始

生未能善走使十狐一日共食一子比至健走一月之
間是爲萬狐一月共食鹿子三萬頭也大凡一歲所食
十二萬頭其鵬鵠所害臣置不計以此頃之護軍營士
推之終無從得多不如早取之爲便也
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爲亡表言逐捕沒其妻盈及男女
爲官奴婢盈連至州府稱冤自訟莫有省者乃辭詣廷
尉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垂泣對曰夫少單特養
一老嫗爲母事甚恭謹又哀兒女撫視不離非是輕狡
不顧室家者也柔重問曰汝夫不與人有怨讐乎對曰
夫良善與人無讐又曰汝夫不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
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求不得時子文適坐小事繫獄
柔乃見子文問所坐言次日曰汝頗曾舉人錢不子文曰

自以單貧初不敢舉人錢物也柔察子文色動遂曰汝昔舉竇禮錢何言不邪子文怪知事露應對不次柔曰汝已殺禮便宜早服子文於是叩頭具首殺禮本末埋藏處所柔便遣吏卒承子文辭往掘禮卽得其屍詔書復盈母子爲平民班下天下以禮爲戒在官二十三年轉爲太常旬日遷司空後徙司徒太傅司馬宣王奏免曹爽皇太后詔召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傅謂柔曰君爲周勃矣爽誅進封萬歲鄉侯高貴鄉公卽位進封安國侯轉爲太尉常道鄉公卽位增邑并前四千前後封二子亭侯景元四年年九十薨諡曰元侯孫渾

嗣咸熙中漢建五等以柔等著勲前朝改封渾昌陸子

晉諸公贊曰柔長子儁大將軍掾次誕歷三州刺史太

僕誕放率不倫而決烈過人次光字宣茂少習家業明

練法理晉武帝世為黃沙御史與中丞同遷守廷尉後

即真兄誕與光異操謂光小節常輕侮之而光事誕愈

謹終於尚書

令追贈司空

孫禮字德達涿郡容城人也太祖平幽州召為司空軍

謀掾初喪亂時禮與母相失同郡馬台求得禮母禮推

家財盡以與台台後坐法當死禮私導令踰獄自首既

而曰臣無逃亡之義徑詣刺奸主簿溫恢恢嘉之具白

太祖各減死一等後除河間郡丞稍遷滎陽都尉魯山

中賊數百人保固險阻為民作害乃徙禮為魯相禮至

官出俸穀發吏民募首級招納降附使還爲間應時平
泰厯山陽平原平昌琅邪太守從大司馬曹休征吳於
夾石口禮諫以爲不可深入不從而敗遷陽平太守入
爲尙書明帝方脩宮室而節氣不和天下少穀禮固爭
罷役詔曰敬納讜言促遣民作時李惠監作復奏畱一
月有所成訖禮徑至作所不復重奏稱詔罷民帝奇其
意而不責也帝獵於大石山虎趨乘輿禮投鞭下馬欲
奮劍斫虎詔令禮上馬明帝於臨崩之時以曹爽爲大
將軍宜得良佐於牀下受遺詔拜禮大將軍長史加散
騎常侍禮亮直不撓爽弗便也以爲揚州刺史加伏波

將軍賜爵關內侯吳大將全琮帥數萬眾來侵寇時州
兵休使在者無幾禮躬勒衛兵禦之戰於芍陂自旦及
暮將士死傷過半禮犯蹈白刃馬被數創手秉枹鼓奮
不顧身賊眾乃退詔書慰勞賜絹七百匹禮爲死事者
設祀哭臨哀號發心皆以絹付亡者家無以入身徵拜
少府出爲荊州刺史遷冀州牧太傅司馬宣王謂禮曰
今清河平原爭界八年更二刺史靡能決之虞芮待文
王而了宜善令分明禮曰訟者據墟墓爲驗聽者以先
老爲正而老者不可加以榎楚又墟墓或遷就高敞或
徙避仇讐如今所聞雖臯陶猶將爲難若欲使必也無

訟當以烈祖初封平原時圖決之何必推古問故以益
辭訟昔成王以桐葉戲叔虞周公便以封之今圖藏在
天府便可於坐上斷也豈待到州乎宣王曰是也當別
下圖禮到案圖宜屬平原而曹爽信清河言下書云圖
不可用當參異同禮上疏曰管仲霸者之佐其器又小
猶能奪伯氏駢邑使沒齒無怨言臣受牧伯之任奉聖
朝明圖驗地著之界界實以王翁河爲限而郇以馬丹
候爲驗詐以鳴犢河爲界假虛訟訴疑誤臺閣竊聞眾
口鑠金浮石沉木三人成市虎慈母投其杼今二郡爭
界八年一朝決之者緣有解書圖畫可得尋案擿校也

平原在兩河向東上其間有爵隄爵隄在高唐西南所
爭地在高唐西北相去二十餘里可謂長歎息流涕者
也案解與圖奏而郇不受詔此臣軟弱不勝其任臣亦
何顏尸祿素餐輒束帶著履駕車待放爽見禮奏大怒
劾禮怨望結刑五歲在家期年眾人多以爲言除城門
校尉時匈奴主劉靖部眾彊盛而鮮卑數寇邊乃以禮
爲并州刺史加振武將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往見
太傅司馬宣王有忿色而無言宣王曰卿得并州少邪
恚理分界失分乎今當遠別何不懽也禮曰何明公言
之乖細也禮雖不德豈以官位往事爲意邪本謂明公

齊蹤伊呂匡輔魏室上報明帝之託下建萬世之勲今
社稷將危天下兇兇此禮之所以不悅也因涕泣橫流
宣王曰且止忍不可忍爽誅後入爲司隸校尉凡臨七
郡五州皆有威信遷司空封大利亭侯邑一百戶禮與
盧毓同郡時輩而情好不睦爲人雖互有長短然名位
畧齊云嘉平二年薨諡曰景侯孫元嗣

王觀字偉臺東郡廩丘人也少孤貧厲志太祖召爲丞
相文學掾出爲高唐陽泉鄼任令所在稱治文帝踐阼
入爲尙書郎廷尉監出爲南陽涿郡太守涿北接鮮卑
數有寇盜觀令邊民十家已上屯居築京候時或有不

願者觀乃假遣朝吏使歸助子弟不與期會但勅事訖各還於是吏民相率不督自勸旬日之中一時俱成守禦有備寇鈔以息明帝卽位下詔書使郡縣條爲劇中平者主者欲言郡爲中平觀教曰此郡濱近外虜數有寇害云何不爲劇邪主者曰若郡爲外劇恐於明府有任子觀曰夫君者所以爲民也今郡在外劇則於役條當有降差豈可爲太守之私而負一郡之民乎遂言爲外劇郡後送任子詣鄴時觀但有一子而又幼弱其公心如此觀治身清素帥下以儉僚屬承風莫不自勵明帝幸許昌召觀爲治書侍御史典行臺獄時多有倉卒

喜怒而觀不阿意順旨太尉司馬宣王請觀爲從事中
郎遷爲尙書出爲河南尹徙少府大將軍曹爽使材官
張達斫家屋材及諸私用之物觀聞知皆錄奪以沒官
少府統三尙方御府內藏玩弄之寶爽等奢放多有干
求憚觀守法乃徙爲太僕司馬宣王誅爽使觀行中領
軍據爽弟羲營賜爵關內侯復爲尙書加駙馬都尉高
貴鄉公卽位封中鄉亭侯頃之加光祿大夫轉爲右僕
射常道鄉公卽位進封陽鄉侯增邑千戶并前二千五
百戶遷司空固辭不許遣使卽第拜授就官數日上送
印綬輒自輿歸里舍薨於家遺令藏足容棺不設明器

不封不樹謚曰肅侯子悝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觀著
勲前朝改封悝膠東子

評曰韓暨處以靜居行化出以任職流稱崔林簡樸知
能高柔明於法理孫禮剛斷伉厲王觀清勁貞白咸克
致公輔及暨年過八十起家就列柔保官二十年元老
終位比之徐邈常林於茲爲疚矣

魏志卷二十四考證

韓暨在職七年○太平御覽作一年

崔林寇竊寢息注安定太守孟達○

臣浩按此與蜀降

人爲新城太守者同名姓

牧守州郡所在而治○州郡監本訛作州部今改正

子述嗣注隨與其事○監本訛作共事今改正

高柔舉吏民奸罪以萬數柔皆請懲虛實○宋本作舉

吏奸罪無民字

乞罷作者使得就農○乞監本訛作訖今改正

常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求不得○太平御覽作久求

帝不得多火字士慧于文亦不稱○太平時賢非人

孫禮明帝方脩宮室而節氣不和○宮室太平御覽作

臺省罪無另字

禮固爭罷役○太平御覽作禮固爭因罷役宋本非

手張國主劉與其事○蓋本非非共事今如五

事皆謂祖五而當○世亦蓋本非非依時今如五

人與孫太宰皆同各按

於林表傳息主安安太宰孟毅○

韓世亦顯小卒○太平時賢非一卒

魏志卷二十四考證

魏志卷二十五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辛毗 楊阜 高堂隆 棧潛

辛毗字佐治潁川陽翟人也其先建武中自隴西東遷

毗隨兄評從袁紹太祖為司空辟毗毗不得應命及袁

尚攻兄譚於平原譚使毗詣太祖求和英雄語曰譚尚

敗奔北郭圖說譚曰今將軍國小兵少糧匱勢弱顯甫

之來久則不敵愚以為可呼曹公來擊顯甫曹公至必

先攻鄴顯甫還救將軍引兵而西自鄴以北皆可虜得

若顯甫軍破其兵奔亡又可斂取以拒曹公曹公遠僑

而來糧餉不繼必自逃去比此之際趙國以北皆我之

有亦足與曹公為對矣不然不諧譚始不納後遂從之

問圖誰可使圖谷辛佐

太祖將征荊州次於西平毗見

太祖致譚意太祖大悅後數日更欲先平荊州使譚尙

自相弊他日置酒毗望太祖色知有變以語郭嘉嘉白

太祖太祖謂毗曰譚可信尙必可克不毗對曰明公無

問信與詐也直當論其勢耳袁氏本兄弟相伐非謂他

人能問其間乃謂天下可定於已也今一旦求救於明

公此可知也顯甫見顯思困而不能取此力竭也兵革

敗於外謀臣誅於內兄弟讒鬪國分爲三連年戰伐而

介胄生蟣蝨加以旱蝗饑饉並臻國無困倉行無裹糧

天災應於上人事困於下民無愚智皆知土崩瓦解此

乃天亡尙之時也兵法稱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粟者不能守也今往攻鄴尙不還救卽不能自守還救卽譚踵其後以明公之威應困窮之敵擊疲弊之寇無異迅風之振秋葉矣天以袁尙與明公明公不取而伐荊州荊州豐樂國未有釁仲虺有言取亂侮亡方今二袁不務遠略而內相圖可謂亂矣居者無食行者無糧可謂亡矣朝不謀夕民命靡繼而不緩之欲待他年他年或登又自知亡而改脩厥德失所以用兵之要矣今因其請救而撫之利莫大焉且四方之寇莫大於河北河北平則六軍盛而天下震太祖曰善乃許譚平次於

黎陽明年攻鄴克之表毗爲議郎久之太祖遣都護曹
洪平下辯使毗與曹休參之令曰昔高祖貪財好色而
良平匡其過失今佐治文烈憂不輕矣軍還爲丞相長
史文帝踐阼遷侍中賜爵關內侯時議改正朔毗以魏
氏遵舜禹之統應天順民至於湯武以戰伐定天下乃
改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時左氏傳曰夏數爲得天正何
必期於相反帝善而從之帝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
河南時連蝗民饑羣司以爲不可而帝意甚盛毗與朝
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皆莫敢言毗曰陛
下欲徙士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邪毗曰誠

以爲非也帝曰吾不與卿共議也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厠之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邪臣所言非私也乃社稷之慮也安得怒臣帝不答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邪毗曰今徙旣失民心又無以食也帝遂徙其半嘗從帝射雉帝曰射雉樂哉毗曰於陛下甚樂而於羣下甚苦帝默然後遂爲之稀出上軍大將軍曹眞征朱然於江陵毗行軍師還封廣平亭侯帝欲大興軍征吳毗諫曰吳楚之民險而難禦道隆後服道滂先叛自古患之非徒今也今陛下祚有海內夫不賓者其能久乎

昔尉佗稱帝子陽僭號歷年未幾或臣或誅何則違逆之道不久全而大德無所不服也方今天下新定土廣民稀夫廟算而後出軍猶臨事而懼況今廟算有闕而欲用之臣誠未見其利也先帝屢起銳師臨江而旋今六軍不增於故而復循之此未易也今日之計莫若脩范蠡之養民法管仲之寄政則充國之屯田明仲尼之懷遠十年之中疆壯未老童齒勝戰兆民知義將士思奮然後用之則役不再舉矣帝曰如卿意更當以虜遺子孫邪毗對曰昔周文王以紂遺武王惟知時也苟時未可容得已乎帝竟伐吳至江而還明帝卽位進封潁

鄉侯邑三百戶時中書監劉放令孫資見信於主制斷
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毗不與往來毗子敞諫曰今劉
孫用事眾皆影附大人宜小降意和光同塵不然必有
謗言毗正色曰主上雖未稱聰明不爲闇劣吾之立身
自有本末就與劉孫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而已何
危害之有焉有大丈夫欲爲公而毀其高節者邪冗從
僕射畢軌表言尙書僕射王思精勤舊吏忠亮計略不
如辛毗毗宜代思帝以訪放資放資對曰陛下用思者
誠欲取其効力不貴虛名也毗實亮直然性剛而專聖
慮所當深察也遂不用出爲衛尉帝方脩殿舍百姓勞

役毗上疏曰竊聞諸葛亮講武治兵而孫權市馬遼東
量其意指似欲相左右備豫不虞古之善政而今者宮
室大興加連年穀麥不收詩云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
此中國以綏四方唯陛下爲社稷計帝報曰二虜未滅
而治宮室直諫者立名之時也夫王者之都當及民勞
兼辦使後世無所復增是蕭何爲漢規摹之略也今卿
爲魏重臣亦宜解其大歸帝又欲平北芒令於其上作
臺觀則見孟津毗諫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而反之
旣非其理加以損費人功民不堪役且若九河盈溢洪
水爲害而邱陵皆夷將何以禦之帝乃止

魏略曰諸葛亮圍祁山不

克引退張郃追之為流矢所中死帝惜郃臨朝而歎曰
蜀未平而郃死將若之何司空陳羣曰郃誠良將國所
依也毗心以為郃雖可惜然已死不當內弱主意而示
外以不大也乃持羣曰陳公是何言歟當建安之末天
下不可一日無武皇帝也及委國祚而文皇帝受命黃
初之世亦謂不可無文皇帝也及委棄天下而陛下龍
興今國內所少豈張郃乎陳羣曰亦誠如辛毗言帝笑
曰陳公可謂善變矣臣松之以為擬人必於其倫取譬
宜引其類故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毗欲宏廣主
意當舉若張遼之疇安有於一將之死而可以祖宗為
譬哉非所宜言莫過於茲進違其類退似詔佞佐治剛
正之體不宜有此魏略既已難信習氏又從而載之竊
謂斯人受
誣不少

青龍二年諸葛亮率眾出渭南先是大將軍

司馬宣王數請與亮戰明帝終不聽是歲恐不能禁乃

以毗為大將軍軍師使持節六軍皆肅準毗節度莫敢

犯違

魏略曰宣王數數欲進攻毗禁不聽宣王雖能行意而每屈於毗

亮卒復還為衛

尉薨諡曰肅侯子敞嗣咸熙中為河內太守世語曰敞字泰雍官

至衛尉毗女憲英適太常泰山羊耽外孫夏侯湛為其

傳曰憲英聰明有才鑒初文帝與陳思王爭為太子既

而文帝得立抱毗頸而喜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憲

英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

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

乎弟敞為大將軍曹爽參軍司馬宣王將誅爽因爽出

閉城門大將軍司馬魯芝將爽府兵犯門斬關出城門

赴爽來呼敞俱去敞懼問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

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天下有不

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不得不爾明皇帝臨崩把太傅

臂以後事付之此言猶在朝士之耳且曹爽與太傅俱

受寄託之任而獨專權勢行以驕奢於王室不忠於人

道不直此舉不過以誅曹爽耳敞曰然則事就乎憲英

曰得無殆就爽之才非太傅之偶也敞曰然則敞可以

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死難

猶或恤之為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不可也且為人死

為任親昵之職也從眾而已敞遂出宣王果誅爽事

定之後敞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逮鍾會為鎮

西將軍憲英謂從子羊祜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祜曰將
為滅蜀也憲英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
其有他志也祜曰季母勿多言其後會請子琇為參軍
憲英憂曰他日見鍾會之出吾為國憂之矣今日難至
吾家此國之大事必不得止也琇固請司馬文王文王
不聽憲英語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人則致孝於親
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
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汝其慎
之琇竟以全身憲英年至七十有九泰始五年卒

楊阜字義山天水冀人也

魏略曰阜少與同郡尹奉次會趙昂偉章俱發名偉章次

會與阜俱為涼州從事

以州從事為牧韋端使詣許拜安定長史

阜還關右諸將問袁曹勝敗孰在阜曰袁公寬而不斷
好謀而少決不斷則無威少決則失後事今雖疆終不
能成大業曹公有雄才遠略決機無疑法一而兵精能

用度外之人所任各盡其力必能濟大事者也長史非
其好遂去官而端徵爲太僕其子康代爲刺史辟阜爲
別駕察孝廉辟丞相府州表畱參軍事馬超之戰敗渭
南也走保諸戎太祖追至安定而蘇伯反河間將引軍
東還阜時奉使言於太祖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
心西州畏之若大軍還不嚴爲之備隴上諸郡非國家
之有也太祖善之而軍還倉卒爲備不周超率諸戎渠
帥以擊隴上郡縣隴上郡縣皆應之惟冀城奉州郡以
固守超盡兼隴右之眾而張魯又遣大將楊昂以助之
凡萬餘人攻城阜率國士大夫及宗族子弟勝兵者千

餘人使從弟岳於城上作偃月營與超接戰自正月至八月拒守而救兵不至州遣別駕閻溫循水潛出求救爲超所殺於是刺史太守失色始有降超之計阜流涕諫曰阜等率父兄子弟以義相勵有死無二田單之守不固於此也棄垂成之功陷不義之名阜以死守之遂號哭刺史太守卒遣人請和開城門迎超超入拘岳於冀使楊昂殺刺史太守阜內有報超之志而未得其便頃之阜以喪妻求葬假阜外兄姜敘屯厯城阜少長敘家見敘母及敘說前在冀中時事歔歔悲甚敘曰何爲乃爾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

於天下馬超背父叛君虐殺州將豈獨阜之憂責一州士大夫皆蒙其恥君擁兵專制而無討賊心此趙盾所以書弑君也超彊而無義多釁易圖耳敍母慨然勅從阜計計定外與鄉人姜隱趙昂尹奉姚瓊孔信武都人李俊王靈結謀定討超約使從弟謨至冀語岳并結安定梁寬南安趙衢龐恭等約誓旣明十七年九月與敍起兵於鹵城超聞阜等兵起自將出而衢寬等解岳閉冀城門討超妻子超襲厯城得敍母敍母罵之曰汝背父之逆子殺君之桀賊天地豈久容汝而不早死敢以面目視人乎超怒殺之阜與超戰身被五創宗族兄弟

死者七人超遂南奔張魯隴右平定太祖封討超之功
侯者十一人賜阜爵關內侯阜讓曰阜君存無扞難之
功君亡無死節之效於義當紕於法當誅超又不死無
宜苟苟爵祿太祖報曰君與羣賢共建大功西土之人
以爲美談子貢辭賞仲尼謂之止善君其剖心以順國
命姜敘之母勸敘早發明智乃爾雖楊敞之妻蓋不過
此賢哉賢哉良史紀錄必不墜於地矣

皇甫謐烈女傳曰姜敘母者天

水姜伯奕之母也建安中馬超攻冀害涼州刺史韋康
州人悽然莫不感憤敘爲撫夷將軍擁兵屯厯敘姑子
楊阜故爲康從事同等十餘人皆略屬超陰相結爲康
報仇未有問會阜妻死辭超甯歸西因過至厯候敘母
說康被害及冀中之難相對泣良久姜敘舉室感悲敘
母曰咄伯奕韋使君遇難豈一州之恥亦汝之負豈獨

義山哉汝無顧我事淹變生人誰不死死死國忠義之大者但當速發我自爲汝當之以不餘年累汝也因勅敘與阜參議許諾分人使語鄉里尹奉趙昂及安定梁寬等令敘先舉兵叛超超怒必自來擊敘寬等因從後閉門約誓已定敘遂進兵入鹵昂奉守祁山超聞果自出擊敘寬等從後閉冀門超失據過鹵敘守鹵超因進至歷歷中見超往以爲敘軍還又傳聞超以走奔漢中故敘母及其子燒城而去阜等以狀聞太祖甚嘉之手令褒揚語如本傳臣松之案謚稱阜爲敘姑子而本傳云敘爲阜外兄與今名丙外爲不同謚又載趙昂妻曰趙昂妻異者故益州刺史天水趙偉璋妻王氏女也昂爲羌道令畱異在西會同郡梁雙反攻破西城害異兩男異女英年六歲獨與異在城中異見兩男已死又恐爲雙所侵引刀欲自刎顧英而歎曰身死爾棄當誰恃哉吾聞西施蒙不潔之服則人掩鼻況我貌非西施乎乃以溷糞涅麻而被之黻食瘠形自春至冬雙與州郡和異竟以是免難昂遣吏迎之未至三十里止謂英曰婦人無符信保傅則不出房闈昭姜沈流伯姬待燒每讀其傳心壯其節今吾遭亂不能死將何以復見諸姑所

以倫生不死惟憐汝耳今官舍已近吾去汝死矣遂飲
毒藥而絕時適有解毒藥良湯擲口灌之良久迺蘇建
安中昂轉參軍事徙居冀會馬超攻冀異躬著布鞬佐
昂守備又悉脫所佩環黼黻以賞戰士及超攻急城中
饑困刺史韋康素仁愍吏民傷殘欲與超和昂諫不聽
歸以語異異曰君有爭臣大夫有專利之義專不為非
也焉知救兵不到關隴哉當其勉卒高勲全節致死不
可從也比昂還康與超和超背約害康又劫昂質其
嫡子月於南鄭欲要昂以為己川然心未甚信超妻楊
聞異節行請與讌終日異欲信昂於超以濟其謀謂楊
曰昔管仲入齊立九合之功由余適秦穆公成霸方今
耐稷初定治亂在於得人涼州士馬廼可與中夏爭鋒
不可不詳也楊深感之以為忠於已遂與異重相接結
昂所以得信於超全功免禍者異之力也及昂與楊阜
等結謀討超告異曰吾謀如是事必萬全當奈月何異
厲聲應曰忠義立於身雪君父之大恥喪元不足為重
况一子哉夫項託顏淵豈復百年貴義存耳昂曰善遂
共閉門逐超超奔漢中從張魯得兵還異復與昂保祁
山為超所圍三十日救兵到乃解超卒殺異子月太
凡自冀城之難至於祁山昂出九奇異輒參焉

征漢中以臯爲益州刺史還拜金城太守未發轉武都太守郡濱蜀漢臯請依龔遂故事安之而已會劉備遣張飛馬超等從沮道趣下辯而氏雷定等七部萬餘落反應之太祖遣都護曹洪禦超等超等退還洪置酒大會令女倡著羅縠之衣蹋鼓一坐皆笑臯厲聲責洪曰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何有於廣坐之中裸女人形體雖桀紂之亂不甚於此遂奮衣辭出洪立罷女樂請臯還坐肅然憚焉及劉備取漢中以逼下辯太祖以武都孤遠欲移之恐吏民戀土臯威信素著前後徙民氏使居京兆扶風天水界者萬餘戶徙郡小槐里百姓襁負而

隨之爲政舉大綱而已下不忍欺也文帝問侍中劉暉
等武都太守何如人也皆稱阜有公輔之節未及用會
帝崩在郡十餘年徵拜城門校尉阜常見明帝著裊被
縹綾半衰袖阜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耶帝默然不答
自是不法服不以見阜遷將作大匠時初治宮室發美
女以充後庭數出入弋獵秋大雨震電多殺鳥雀阜上
疏曰臣聞明主在上羣下盡辭堯舜聖德求非索諫大
禹勤功務卑宮室成湯遭旱歸咎責已周文刑于寡妻
以御家邦漢文躬行節儉身衣弋綈此皆能昭令聞貽
厥孫謀者也伏惟陛下奉武皇帝開拓之大業守文皇

帝克終之元緒誠宜思齊往古聖賢之善治總觀季世放盪之惡政所謂善治者務儉約重民力也所謂惡政者從心态欲觸情而發也惟陛下稽古世代之初所以明赫及季世所以衰弱至於泯滅近覽漢末之變足以動心誠懼矣曩使桓靈不廢高祖之法文景之恭儉太祖雖有神武於何所施其能邪而陛下何由處斯尊哉今吳蜀未定軍旅在外願陛下動則三思慮而後行重慎出入以往鑒來言之若輕成敗甚重頃者天雨又多卒暴雷電非常至殺鳥音天地神明以王者爲子也政有不當則見災譴克己內訟聖人所記惟陛下慮患無

形之外慎萌纖微之初法漢孝文出惠帝美人令得自
嫁頃所調送小女遠聞不令宜爲後圖諸所繕治務從
約節書曰九族旣睦協和萬國事思厥宜以從中道精
心計謀省息費用吳蜀以定爾乃上安下樂九親熙熙
如此以往祖考心歡堯舜其猶病諸今宜開大信於天
下以安眾庶以示遠人時雍邱王植怨於不齒藩國至
親法禁峻密故阜又陳九族之義焉詔報曰間得密表
先陳往古明王聖主以諷闇政切至之辭款誠篤實退
思補過將順匡救備至悉矣覽思苦言吾甚嘉之後遷
少府是時大司馬曹真伐蜀遇雨不進阜上疏曰昔文

王有赤鳥之符而猶日昃不暇食武王白魚入舟君臣
變色而動得吉瑞猶尙憂懼況有災異而不戰竦者哉
今吳蜀未平而天屢降變陛下宜深有以專精應答側
席而坐思示遠以德綏邇以儉間者諸軍始進便有天
雨之患稽闔山險以積日矣轉運之勞擔負之苦所費
以多若有不繼必違本圖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
之善政也徒使六軍困於山谷之間進無所略退又不
得非主兵之道也武王還師殷卒以亡知天期也今年
凶民饑宜發明詔損膳減服技巧珍玩之物皆可罷之
昔邵信臣爲少府於無事之世而奏罷浮食今者軍用

不足益宜節度帝卽召諸軍還後詔大議政治之不便
於民者阜議以爲致治在於任賢興國在於務農若舍
賢而任所私此忘治之甚者也廣開宮館高爲臺榭以
妨民務此害農之甚者也百工不敦其器而競作奇巧
以合上欲此傷本之甚者也孔子曰苛政甚於猛虎今
守功文俗之吏爲政不通治體苟好煩苛此亂民之甚
者也當今之急宜去四甚並詔公卿郡國舉賢良方正
敦樸之士而選用之此亦求賢之一端也阜又上疏欲
省宮人諸不見幸者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守舊
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

與九卿爲密反與小吏爲密乎帝聞而愈敬憚阜帝愛女淑未期而天帝痛之甚追封平原公主立廟洛陽葬於南陵將自臨送阜上疏曰文皇帝武宣皇后崩陛下皆不送葬所以重社稷備不虞也何至孩抱之赤子而可送葬也哉帝不從帝旣新作許宮又營洛陽宮殿觀閣阜上疏曰堯尙茅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古之聖帝明王未有極宮室之高麗以彫弊百姓之財力者也桀作璇室象廊紂爲傾宮鹿臺以喪其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其禍秦始皇作阿房而殃及其子天下叛

之二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
亡者也陛下當以堯舜禹湯文武爲法則夏桀殷紂楚
靈秦皇爲深誠高高在上實監后德慎守天位以承祖
考巍巍大業猶恐失之不夙夜敬止允恭卹民而乃自
暇自逸惟宮臺是侈是飾必有顛覆危亡之禍易曰豐
其屋蔀其家闕其戶閭其無人王者以天下爲家言豐
屋之禍至於家無人也方今二虜合從謀危宗廟十萬
之軍東西奔赴邊境無一日之娛農夫廢業民有饑色
陛下不以是爲憂而營作宮室無有已時使國亡而臣
可以獨存臣又不言也

臣松之以爲忠至之道以亡己
爲理是以匡救其惡不爲身計

而阜表云使國亡而臣可以獨存臣又不言也此則發憤爲己豈爲國哉斯言也豈不傷讜烈之義爲一表之乎病君作元首臣爲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臣雖駑怯敢忘爭臣之義言不切至不足以感悟陛下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將墜於地使臣身死有補萬一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謹叩棺沐浴伏俟重誅奏御天子感其忠言手筆詔答每朝廷會議阜常侃然以天下爲己任數諫爭不聽乃屢乞遜位未許會卒家無餘財孫豹嗣高堂隆字升平泰山平陽人魯高堂生後也少爲諸生泰山太守薛悌命爲督郵郡督軍與悌爭論名悌而呵

之隆按劔叱督軍曰昔魯定見侮仲尼厯階趙彈秦箏
相如進缶臨臣名君義之所討也督軍失色悌驚起止
之後去吏避地濟南建安十八年太祖召爲丞相軍議
掾後爲厯城侯徽文學轉爲相徽遭太祖喪不哀反游
獵馳騁隆以義正諫甚得輔導之節黃初中爲堂陽長
以選爲平原王傅王卽尊位是爲明帝以隆爲給事中
博士駙馬都尉帝初踐阼羣臣或以爲宜饗會隆曰唐
虞有遏密之哀高宗有不言之思是以至德雍熙光於
四海以爲不宜爲會帝敬納之遷陳畱太守犢民西牧
年七十餘有至行舉爲計曹掾帝嘉之特除郎中以顯

焉徵隆為散騎常侍賜爵關內侯魏略曰太史上漢歷不及天時因更推步

弦望朔晦為太和歷帝以隆學問優深於天文又精乃

詔使隆與尚書郎楊偉太史待詔駱祿參共推校偉祿

是太史隆故據舊歷更相劾奏紛紜數歲偉稱祿得日

蝕而月晦不盡隆不得日蝕而月晦盡詔從太史隆所

爭雖不得而遠近青龍中大治殿舍西取長安大鐘隆

猶知其精微也上疏曰昔周景王不儀刑文武之明德忽公旦之聖制

既鑄大錢又作大鐘單穆公諫而弗聽洽州鳩對而弗

從遂迷不反周德以衰良史記焉以為永鑒然今之小

人好說秦漢之奢靡以盪聖心求取亡國不度之器勞

役費損以傷德政非所以興禮樂之和保神明之休也

是日帝幸上方隆與卞蘭從帝以隆表授蘭使難隆曰

興衰在政樂何爲也化之不明豈鐘之罪隆曰夫禮樂者爲治之大本也故簫韶九成鳳凰來儀雷鼓六變天神以降政是以平刑是以錯和之至也新聲發響商辛以隕大鐘旣鑄周景以弊存亡之機恒由斯作安在廢興之不階也君舉必書古之道也作而不法何以示後聖王樂聞其闕故有箴規之道忠臣願竭其節故有匪躬之義也帝稱善遷侍中猶領太史令崇華殿災詔問隆此何咎於禮甯有所禳之義乎隆對曰夫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戒也惟率禮脩德可以勝之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爲災此人

君苟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上天降鑒故譴告陛下陛下宜增崇人道以答天意昔太戊有桑穀生於朝武丁有雉雉登於鼎皆聞災恐懼側身修德三年之後遠夷朝貢故號之曰中宗高宗此則前代之明鑒也今案舊占災火之發皆以臺榭宮室爲誠然今宮室之所以充廣者實由宮人猥多之故宜簡擇畱其淑懿如周之制罷省其餘此則祖己之所以訓高宗高宗之所以享遠號也詔問隆吾聞漢武帝時柏梁災而大起宮殿以厭之其義云何隆對曰臣聞西京柏梁旣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以厭火祥乃夷

越之巫所爲非聖賢之明訓也五行志曰柏梁災其後

有江充巫蠱也

衛太子事

如志之言越巫建章無所厭

也孔子曰災者修類應行精祲相感以戒人君是以聖

王觀災責躬退而修德以消復之今宜罷散民役宮室

之制務從約節內足以待風雨外足以講禮儀清埽所

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立作萑蒲嘉禾必生此地以報

陛下虔恭之德豈可疲民之力竭民之財實非所以致

符瑞而懷遠人也帝遂復崇華殿時郡國有九龍見故

改曰九龍殿陵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帝以問隆對曰

詩云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宮室起陵霄闕而鵲巢

之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意若曰宮室未成
將有他姓制御之斯乃上天之戒也夫天道無親惟與
善人不可不深防不可不深慮夏商之季皆繼體也不
欽承上天之明命惟讒諂是從廢德適欲故其亡也忽
焉太戊武丁覩災竦懼祇承天戒故其興也勃焉今若
休罷百役儉以足用增崇德政動遵帝則除普天之所
患興兆民之所利三王可四五帝可六豈惟殷宗轉禍
爲福而已哉臣備腹心苟可以繁祉聖躬安存社稷臣
雖灰身破族猶生之年也豈憚忤逆之災而令陛下不
聞至言乎於是帝改容動色是歲有星孛於大辰隆上

疏曰凡帝王徙都立邑皆先定天地社稷之位敬恭以奉之將營宮室則宗廟爲先廡庫爲次居室爲後今圜丘方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廟之制又未如禮而崇飾居室士民失業外人咸云宮人之用與興戎軍國之費所盡略齊民不堪命皆有怨怒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輿人作頌則嚮以五福民怒吁嗟則威以六極言天之賞罰隨民言順民心也是以臨政務在安民爲先然後稽古之化格於上下自古及今未嘗不然也夫采椽卑宮唐虞大禹之所以垂皇風也玉臺瓊室夏癸商辛之所以犯昊天也今之

宮室實違禮度乃更建立九龍華飾過前天彗章灼始起於房心犯帝坐而干紫微此乃皇天子愛陛下是以發教戒之象始卒皆於尊位殷勤鄭重欲必覺寤陛下斯乃慈父懇切之訓宜崇孝子祇聳之禮以率先天下以昭示後昆不宜有忽以重天怒時軍國多事用法深重隆上疏曰夫拓跡垂統必俟聖明輔世匡治亦須良佐用能庶績其凝而品物康乂也夫移風易俗宣明道化使四表同風回首面內德教光熙九服慕義固非俗吏之所能也今有司務糾刑書不本大道是以刑用而不措俗弊而不敦宜崇禮樂班敘明堂脩三雍大射養

老營建郊廟尊儒士舉逸民表章制度改正朔易服色
布愷悌尚儉素然後備禮封禪歸功天地使雅頌之聲
盈於六合緝熙之化混於後嗣斯蓋至治之美事不朽
之貴業也然九域之內可揖讓而治尚何憂哉不正其
本而救其末譬猶芴絲非政理也可命羣公卿士通儒
造具其事以爲典式隆又以爲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
異器械自古帝王所以神明其政變民耳目故三春稱
王明三統也於是敷演舊章奏而改焉帝從其議改青
龍五年春三月爲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服色尚黃犧牲
用白從地正也遷光祿勳帝愈增崇宮殿彫飾觀閣鑿

太行之石英采穀城之文石起景陽山於芳林之園建
昭陽殿於太極之北鑄作黃龍鳳皇奇偉之獸飾金墉
陵雲臺陵霄闕百役繁興作者萬數公卿以下至於學
生莫不展力帝乃躬自掘土以率之而遼東不朝悼皇
后崩天作淫雨冀州水出漂沒民物隆上疏切諫曰蓋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
以聚人曰財然則士民者乃國家之鎮也穀帛者乃士
民之命也穀帛非造化不育非人力不成是以帝耕以
勸農后桑以成服所以昭事上帝告虔報施也昔在伊
唐世億陽九厄運之會洪水滔天使繇治之績用不成

乃舉文命隨山刊木前後歷年二十二載災眚之甚莫過於彼力役之興莫久於此堯舜君臣南面而已禹敷九州庶士庸勳各有等差君子小人物有服章今無若時之急而使公卿大夫並與厮徒共供事役聞之四夷非嘉聲也垂之竹帛非命名也是以有國有家者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嫗煦養育故稱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上下勞役疾病凶荒耕稼者寡饑饉荐臻無以卒歲宜加愍卹以救其困臣觀在昔書籍所載天人之際未有不應也是以古先哲王畏上天之明命循陰陽之逆順兢兢業業惟恐有違然後治道用興德與神符災異旣

發懼而脩政未有不延期流祚者也爰及末葉闇君荒
主不崇先王之令軌不納正士之直言以遂其情志恬
忽變戒未有不尋踐禍難至於顛覆者也天道旣著請
以人道論之夫六情五性同在於人嗜欲廉貞各居其
一及其動也交爭於心欲彊質弱則縱濫不禁精誠不
制則放溢無極夫情之所在非好則美而美好之集非
人力不成非穀帛不立情苟無極則人不堪其勞物不
充其求勞求並至將起禍亂故不割情無以相供仲尼
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由此觀之禮義之制非苟拘分
將以遠害而興治也今吳蜀二賊非徒白地小虜聚邑

之寇乃據險乘流跨有土眾僭號稱帝欲與中國爭衡
今若有人來告權備並修德政復履清儉輕省租賦不
治玩好動咨者賢事遵禮度陛下聞之豈不惕然惡其
如此以爲難卒討滅而爲國憂乎若使告者曰彼二賊
並爲無道崇侈無度役其士民重其徵賦下不堪命吁
嗟日甚陛下聞之豈不勃然忿其困我無辜之民而欲
速加之誅其次豈不幸彼疲弊而取之不難乎苟如此
則可易心而度事義之數亦不遠矣且秦始皇不築道
德之基而築阿房之宮不憂蕭牆之變而修長城之役
當其君臣爲此計也亦欲立萬世之業使子孫長有天

下豈意一朝匹夫大呼而天下傾覆哉故臣以爲使先代之君知其所行必將至於敗則弗爲之矣是以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自謂將亡然後至於不亡昔漢文帝稱爲賢主躬行約儉惠下養民而賈誼方之以爲天下倒懸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歎息者三況今天下彫弊民無儋石之儲國無終年之畜外有疆敵六軍暴邊內興土功州郡騷動若有寇警則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又將吏奉祿稍見折減方之於昔五分居一諸受休者又絕廩賜不應輸者今皆出半此爲官入兼多於舊其所出與

參少於昔而度支經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賦前後相繼
反而推之凡此諸費必有所在且夫祿賜穀帛人主所
以惠養吏民而爲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廢是奪其命矣
旣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周禮天府掌九賦之
則以給九式之用入有其分出有所不相干乘而用
各足各足之後乃以式貢之餘供王玩好又上用財必
考於司會會音贈今陛下所與共坐廊廟治天下者非三
司九列則臺閣近臣皆腹心造膝宜在無諱若見豐省
而不敢以告從命奔走惟恐不勝是則具臣非鯁輔也
昔李斯教秦二世曰爲人主而不恣睢命之曰天下桎

桔二世用之秦國以覆斯亦滅族是以史遷議其不正
諫而爲世誠書奏帝覽焉謂中書監令曰觀隆此奏使
朕懼哉隆疾篤口占上疏曰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
子曰烏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寢疾
病有增無損常懼奄忽忠款不昭臣之丹誠豈惟曾子
願陛下少垂省覽渙然改往事之過謬勃然興來事之
淵塞使神人嚮應殊方慕義四靈效珍玉衡曜精則三
王可邁五帝可越非徒繼體守文而已也臣常疾世主
莫不思紹堯舜湯武之治而蹈踵桀紂幽厲之跡莫不
嗤笑季世惑亂亡國之主而不登踐虞夏殷周之軌悲

夫以若所爲求若所致猶緣木求魚煎水作冰其不可
得明矣尋觀三代之有天下也聖賢相承厯載數百尺
土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萬國咸甯九有有截鹿臺
之金鉅橋之粟無所用之仍舊南面夫何爲哉然癸辛
之徒恃其旅力知足以拒諫才足以飾非詔諛是尙臺
觀是崇淫樂是好倡優是說作靡靡之樂安濮上之音
上天不蠲眷然回顧宗國爲墟不夷於隸紂縣白旗桀
放鳴條天子之尊湯武有之豈伊異人皆明王之胄也
且當六國之時天下殷熾秦旣兼之不脩聖道乃構阿
房之宮築長城之守矜夸中國威服百蠻天下震竦道

路以目自謂本支百葉永垂洪暉豈悟二世而滅社稷
崩圯哉近漢孝武乘文景之福外攘夷狄內興宮殿十
餘年間天下囂然乃信越巫懟天遷怒起建章之宮千
門萬戶卒致江充妖蠱之變至於宮室乖離父子相殘
殃咎之毒禍流數世臣觀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
鳥育長燕巢口爪胷赤此魏室之大異也宜防鷹揚之
臣於蕭牆之內可選諸王使君國典兵往往某時鎮撫
皇畿翼亮帝室昔周之東遷晉鄭是依漢呂之亂實賴
朱虛斯蓋前代之明鑒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詠德
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歎掇錄投能由此觀之天下之

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臣百疾所鍾氣力稍微輒自

輿出歸還里舍若遂沈淪魂而有知結草以報詔曰生

廉侔伯夷直過史魚執心堅白謇謇匪躬如何微疾未

除退身里舍昔邴吉以陰德疾除而延壽貢禹以守節

疾篤而濟愈生其彊飯專精以自持隆卒遺令薄葬斂

以時服

習鑿齒曰高堂隆可謂忠臣矣君侈每思諫其惡將死不忘憂社稷正辭動於昏主明戒驗於

身後謇諤足以勵物德音沒而彌彰可不謂忠且智乎

詩云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又曰曾是莫聽大命以傾其

高堂隆之謂也

初太和中中護軍蔣濟上疏曰宜遵古封禪詔

曰聞濟斯言使吾汗出流足事寢歷歲後遂議修之使

隆撰其禮儀帝聞隆沒歎息曰天不欲成吾事高堂生

舍我亡也子琛嗣爵始景初中帝以蘇林秦靜等並老
恐無能傳業者乃詔曰昔先聖旣沒而其遺言餘教著
於六藝六藝之文禮又爲急弗可斯須離者也末俗背
本所由來久故閔子譏原伯之不學荀卿醜秦世之坑
儒儒學旣廢則風化曷由興哉方今宿生巨儒並各年
高教訓之道孰爲其繼昔伏生將老漢文帝嗣以鼂錯
穀梁寡疇宣帝承以士郎其科郎吏高才解經義者三
十人從光祿勳隆散騎常侍林博士靜分受四經三禮
主者具爲設課試之法夏侯勝有言士病不明經術經
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今學者有能究極經

道則爵祿榮寵不期而至可不勉哉數年隆等皆卒學

者遂廢初任城棧潛太祖世

歷縣令

潛字彥皇見應璩書林

嘗督

守鄴城時文帝爲太子耽樂田獵晨出夜還潛諫曰王

公設險以固其國都城禁衛用戒不虞大雅云宗子維

城無俾城壞又曰猶之未遠是用大諫若逸于遊田晨

出昏歸以一日從禽之娛而忘無垠之釁愚竊惑之太

子不悅然自後游出差簡黃初中文帝將立郭貴嬪爲

皇后潛上疏諫語在后妃傳明帝時眾役並興戚屬疏

斥潛上疏曰天生蒸民而樹之君所以覆燾羣生熙育

兆庶故方制四海匪爲天子裂土分疆匪爲諸侯也始

自三皇爰暨唐虞咸以博濟加於天下醕德以洽黎元
賴之三王旣微降逮於漢治日益少喪亂宏多自時厥
後亦罔克又太祖濬哲神武芟除暴亂克復王綱以開
帝業文帝受天明命廓恢皇基踐阼七載每事未遑陛
下聖德纂承洪緒宜崇晏晏與民休息而方隅匪甯征
夫遠戍有事海外縣旌萬里六軍騷動水陸轉運百姓
舍業日費千金大興殿舍功作萬計徂來之松刊山窮
谷怪石珷玞浮於河淮都圻之內盡爲甸服當供稟秸
銓粟之調而爲苑囿擇禽之府盛林莽之穢豐鹿兔之
藪傷害農功地繁茨棘災疫流行民物大瀆上減和氣

嘉禾不植臣聞文王作豐經始勿亟百姓子來不日而
成靈沼靈囿與民共之今宮觀崇侈彫鏤極妙忘有虞
之總期思殷辛之瓊室禁地千里舉足投網麗擬阿房
役百乾谿臣恐民力彫盡下不堪命也昔秦據殺函以
制六合自以德高三皇功兼五帝欲號謚至萬葉而二
世顛覆願爲黔首由枝幹旣杌本實先拔也蓋聖王之
御世也克明俊德庸勲親親俊乂在官則功業可隆親
親顯用則安危同憂深根固本並爲幹翼雖厯盛衰內
外有輔昔成王幼沖未能莅政周呂召畢並在左右今
旣無衛侯康叔之監分陝所任又非旦奭東宮未建天

下無副願陛下畱心關塞永保無極則海內幸甚後為
 燕中尉辭疾不就卒未前茲如既已許里並五古許今
 評曰辛毗楊阜剛亮公直正諫匪躬亞乎汲黯之高風
 焉高堂隆學業脩明志在匡君因變陳戒發於懇誠忠
 矣哉及至必改正朔俾魏祖虞所謂意過其通者歟

烈考卷二十五

王沖豐隆敬以在百故千來不日而

魏志卷二十五考證

辛毗帝乃止注習氏又從而載之○習氏監本訛作習

文今改正

楊阜敘母慨然勅從阜計○北宋本作敕敘從阜

阜常見明帝著褶被縹綾半袞袖○何焯曰褶上宋書

有繡字臣照按袞卽古袖字應作袞

十萬之軍東西奔赴○奔赴監本訛作奔走今改正

高堂隆好說秦好之奢靡以盪聖心○盪毛本作蕩

陛下宜增崇人道以答天意○監本意上多之字照毛

本衍

而崇飾居室○居室北宋本作宮室

使雅雉之聲盈於六合緝熙之化混於後嗣○混册府

高作流後漢書卷之六

今若有人來告權備用脩德政○臣龍官按景初中先

主劉備已薨隆疏不應又稱權備當為禪字之訛

周禮天府掌九賦之則以給九式之用○臣明楷按周

禮太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則

九賦太府職也此云天府疑誤九賦監本訛作九伐

今改正

不夷於隸○此句疑有誤或下夷訛作不夷也

宣帝承以士郎○士郎宋本作十郎

志卷二十五考證

天末木末

魏志卷二十六

晉著作郎巴三四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滿寵 田豫 牽招 郭淮

滿寵字伯甯山陽昌邑人也年十八爲郡督郵時郡內李朔等各擁部曲害於平民太守使寵糾焉朔等請罪不復鈔略守高平令縣人張苞爲郡督郵貪穢受取干亂吏政寵因其來在傳舍率吏卒出收之詰責所犯卽日考竟遂棄官歸太祖臨兗州辟爲從事及爲大將軍辟署西曹屬爲許令時曹洪宗室親貴有賓客在界數

犯法寵收治之洪書報寵寵不聽洪白太祖太祖召許
 主者寵知將欲原乃速殺之太祖喜曰當事不當爾邪
 故太尉楊彪收付縣獄尚書令荀彧少府孔融等並屬
 寵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寵一無所報考訊如法數日求
 見太祖言之曰楊彪考訊無他辭語當殺者宜先彰其
 罪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必大失民望竊為明公惜
 之太祖即日赦出彪初瑗融聞考掠彪皆怒及因此得
 了更善寵臣松之以為楊公積德之門身為名臣縱有愆負猶宜保祐况淫刑所濫而可加其楚掠乎若理應考訊荀孔二賢豈其妄有相請屬哉寵以此為能酷吏之用心耳雖有後善何解前虐時袁
 紹盛於河朔而汝南紹之本郡門生賓客布在諸縣擁

兵拒守太祖憂之以寵爲汝南太守寵募其服從者五百人率攻下二十餘壁誘其未降渠帥於坐上殺十餘人一時皆平得戶二萬兵二千人令就田業建安十三年從太祖征荊州大軍還畱寵行奮威將軍屯當陽孫權數擾東陲復召寵還爲汝南太守賜爵關內侯關羽圍襄陽寵助征南將軍曹仁屯樊城拒之而左將軍于禁等軍以霖雨水長爲羽所沒羽急攻樊城樊城得水往往崩壞眾皆失色或謂仁曰今日之危非力所支可及羽圍未合乘輕船夜走雖失城尙可全身寵曰山水速疾冀其不久聞羽遣別將已在郟下自許以南百姓

擾擾羽所以不敢遂進者恐吾軍掎其後耳今若遁去
洪河以南非復國家有也君宜待之仁曰善寵乃沈白
馬與軍人盟誓會徐晃等救至寵力戰有功羽遂退進
封安昌亭侯文帝卽王位遷揚武將軍破吳於江陵有
功更拜伏波將軍屯新野大軍南征到精湖寵帥諸軍
在前與賊隔水相對寵勅諸將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
燒軍宜爲其備諸軍皆警夜半賊果遣十部伏夜來燒
寵掩擊破之進封南鄉侯黃初三年假寵節鉞五年拜
前將軍明帝卽位進封昌邑侯太和二年領豫州刺史
三年春降人稱吳大嚴揚聲欲詣江北獵孫權欲自出

寵度其必襲西陽而爲之備權聞之退還秋使曹休從廬江南入合肥令寵向夏口寵上疏曰曹休雖明果而希用兵今所從道背湖旁江易進難退此兵之窪地也若入無疆口宜深爲之備寵表未報休遂深入賊果從無疆口斷夾石要休還路休戰不利退走會朱靈等從後來斷道與賊相遇賊驚走休軍乃得還是歲休薨寵以前將軍代都督揚州諸軍事汝南兵民戀慕大小相率奔隨道路不可禁止護軍表上欲殺其爲首者詔使寵將親兵千人自隨其餘一無所問四年拜寵征東將軍其冬孫權揚聲欲至合肥寵表召兗豫諸軍皆集賊

尋退還被詔罷兵寵以爲今賊大舉而還非本意也此必欲僞退以罷吾兵而倒還乘虛掩不備也表不罷兵後十餘日權果更來到合肥城不克而還其明年吳將孫布遣人詣揚州求降辭云道遠不能自致乞兵見迎刺史王淩騰布書請兵馬迎之寵以爲必詐不與兵而爲淩作報書曰知識邪正欲避禍就順去暴歸道甚相嘉尙今欲遣兵相迎然計兵少則不足相衛多則事必遠聞且先密計以成本志臨時節度其宜寵會被書當入朝勅畱府長史若淩欲往迎勿與兵也淩於後索兵不得乃單遣一督將步騎七百人往迎之布夜掩擊督

將迸走死傷過半初寵與凌共事不平凌支黨毀寵疲

老悖謬故明帝召之既至體氣康彊見而遣還世語曰王凌表

寵年過耽酒不可居方任帝將召寵給事中郭謀曰寵

爲汝南太守豫州刺史二十餘年有勲方岳及鎮淮南

吳人憚之若不如此表將爲所闕可令還朝問以方事

以察之帝從之寵既至進見飲酒至一石不亂帝慰勞

之遣寵屢表求畱詔報曰昔廉頗彊食馬援據鞍今君

未老而自謂已老何與廉馬之相背邪其思安邊境惠

此中國明年吳將陸遜向廬江論者以爲宜速赴之寵

曰廬江雖小將勁兵精守則經時又賊舍船二百里來

後尾空縣尙欲誘致今宜聽其遂進但恐走不可及耳

整軍趨揚宜口賊聞大兵東下卽夜遁時權歲有來計

青龍元年寵上疏曰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賊攻圍之得據水爲勢官兵救之當先破賊大輩然後圍乃得解賊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難宜移城內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爲引賊平地而倚其歸路於計爲便護軍將軍蔣濟議以爲旣示天下以弱且望賊煙火而壞城此爲未攻而自拔一至於此劫略無限必以淮北爲守帝未許寵重表曰孫子言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以弱不能驕之以利示之以懾此爲形實不必相應也又曰善動敵者形之今賊未至而移城卻內此所謂形而誘之也引賊遠水擇利而動

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矣尙書趙咨以寵策爲長詔遂
報聽其年權自出欲圍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日不敢
下船寵謂諸將曰權得吾移城必於其眾中有自大之
言今大舉來欲要一切之功雖不敢至必當上岸耀兵
以示有餘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城隱處以待之權果
上岸耀兵寵伏軍卒起擊之斬首數百或有赴水死者
明年權自將號十萬至合肥新城寵馳往赴募壯士數
十人折松爲炬灌以麻油從上風放火燒賊攻具射殺
權弟子孫泰賊於是引退三年春權遣兵數千家佃於
江北至八月寵以爲田向收熟男女布野其屯衛兵去

城遠者數百里可掩擊也遣長吏督三軍循江東下摧破諸屯焚燒穀物而還詔美之因以所獲盡為將士賞景初二年以寵年老徵還遷為太尉寵不治產業家無餘財詔曰君典兵在外專心憂公有行父祭遵之風賜田十頃穀五百斛錢二十萬以明清忠儉約之節焉寵前後增邑凡九千六百戶封子孫二人亭侯正始三年薨諡曰景侯子偉嗣偉以格度知名官至衛尉世語曰

衡偉子長武有寵風年二十四為大將軍掾高貴鄉公之難以掾守閭闔掖門司馬文王弟安陽亭侯幹欲人幹如偉妹也長武謂幹曰此門近公且來無有入者可從東掖門幹遂從之文王問幹入何遲幹言其故參軍王羨亦不得入恨之既而羨因王左右啓王滿掾斷門不內人宜推劾壽春之役偉從文王至許以疾不進子

從求還省疾事定乃從歸由此內見恨收長武考死杖
下偉免為庶人時人冤之偉弟子奮晉元康中至尚書
令司隸校尉寵偉長武奮皆長入尺荀綽冀州記曰奮
性清平有識檢晉諸公贊曰奮體量通雅有寵風也

田豫字國讓漁陽雍奴人也劉備之奔公孫瓚也豫時
年少自託於備備甚奇之備為豫州刺史豫以母老求
歸備涕泣與別曰恨不與君共成大事也公孫瓚使豫
守東州令瓚將王門叛瓚為袁紹將萬餘人來攻眾懼
欲降豫登城謂門曰卿為公孫所厚而去意有所不得
已也今還作賊乃知卿亂人耳夫挈瓶之智守不假器
吾既受之矣何不急攻乎門慙而退瓚雖知豫有權謀
而不能任也瓚敗而鮮于輔為國人所推行太守事素

善豫以爲長史時雄傑並起輔莫知所從豫謂輔曰終能定天下者必曹氏也宜速歸命無後禍期輔從其計用受封寵太祖召豫爲丞相軍謀掾除潁陰朗陵令遷弋陽太守所在有治鄢陵侯彰征代郡以豫爲相軍次易北虜伏騎擊之軍人擾亂莫知所爲豫因地形回車結圍陣弓弩持滿於內疑兵塞其隙胡不能進散去追擊大破之遂前平代皆豫策也遷南陽太守先時郡人侯音反眾數千人在山中爲羣盜大爲郡患前太守收其黨與五百餘人表奏皆當死豫悉見諸繫囚慰喻開其自新之路一時破械遣之諸囚皆叩頭願自效卽相

告語羣賊一朝解散郡內清靜具以狀上太祖善之文
帝初北狄彊盛侵擾邊塞乃使豫持節護烏丸校尉牽
招解雋并護鮮卑自高柳以東濊貊以西鮮卑數十部
比能彌加素利割地統御各有分界乃共要誓皆不得
以馬與中國市豫以戎狄爲一非中國之利乃先構離
之使自爲讐敵互相攻伐素利違盟出馬千匹與官爲
比能所攻求救於豫豫恐遂相兼并爲害滋深宜救善
討惡示信眾狄單將銳卒深入虜庭胡人眾多鈔軍前
後斷截歸路豫乃進軍去虜十餘里結屯營多聚牛馬
糞然之從他道引去胡見煙火不絕以爲尙在去行數

十里乃知之追豫到馬城圍之十重豫密嚴使司馬建
旌旗鳴鼓吹將步騎從南門出胡人皆屬目往赴之豫
將精銳自北門出鼓譟而起兩頭俱發出虜不意虜眾
散亂皆棄弓馬步走追討二十餘里僵尸蔽地又烏丸
王骨進桀黠不恭豫因出塞案行單將麾下百餘騎入
進部進逆拜遂使左右斬進顯其罪惡以令眾眾皆怖
懼不敢動便以進弟代進自是胡人破膽威震沙漠山
賊高艾眾數千人寇鈔爲幽冀害豫誘使鮮卑素利部
斬艾傳首京都封豫長樂亭侯爲校尉九年其御夷狄
恒摧抑兼并乖散彊猾凡逋亡姦宄爲胡作計不利官

者豫皆構刺攪離使凶邪之謀不遂聚居之類不安事

業未究而幽州刺史王雄支黨欲令雄領烏丸校尉毀

豫亂邊為國生事遂轉豫為汝南太守加殄夷將軍太

和末公孫淵以遼東叛帝欲征之而難其中領軍楊

暨舉豫應選臣松之案暨字休先滎陽人事見劉暉傳

暨子肇晉荊州刺史山濤啓事稱肇有才能肇子潭字道元次歆字公嗣潭子

或字長文次經字仲武皆見潘岳集乃使豫以本官督

青州諸軍假節往討之會吳賊遣使與淵相結帝以賊

眾多又以渡海詔豫使罷軍豫度賊船垂還歲晚風急

必畏漂浪東隨無岸當赴成山成山無藏船之處輒便

循海案行地執及諸山島徼截險要列兵屯守自入成

山登漢武之觀賊還果遇惡風船皆觸山沉沒波蕩着
岸無所逃竄盡虜其眾初諸將皆笑於空地待賊及賊
破競欲與謀求入海鉤取浪船豫懼窮虜死戰皆不聽
初豫以太守督青州青州刺史程喜內懷不服軍事之
際多相違錯喜知帝寶愛明珠乃密上豫雖有戰功而
禁令寬弛所得器仗珠金甚多放散皆不納官由是功
不見列後孫權號十萬眾攻新城征東將軍滿寵欲率
諸軍救之豫曰賊悉眾大舉非徒投射小利欲質新城
以致大軍耳宜聽使攻城挫其銳氣不當與爭鋒也城
不可拔眾必罷怠罷怠然後擊之可大克也若賊見計

必不攻城勢將自走若便進兵適入其計又大軍相向
當使難知不當使自畫也豫輒上狀天子從之會賊遁
走後吳復來寇豫往拒之賊卽退諸軍夜驚云賊復來
豫臥不起令眾敢動者斬有頃竟無賊景初末增邑三
百并前五百戶正始初遷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加振
威將軍領并州刺史外胡聞其威名相率來獻州界甯
肅百姓懷之徵爲衛尉屢乞遜位太傅司馬宣王以爲
豫克壯書喻未聽豫書答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猶
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固稱疾篤拜太中
大夫食卿祿年八十二薨子彭祖嗣

魏略曰豫罷官歸居魏縣會汝南遣

健步詣征北威豫宿恩過拜之豫為殺雞炊黍送詣至
 陌頭謂之曰罷老苦汝來過無能有益若何健步愍其
 貧羸流涕而去還為故吏民說之汝南為具資數千匹
 遣人餉豫豫一不受會病亡戒其妻子曰葬我必於西
 門豹邊妻子難之言西門豹古之神人那可葬於其邊
 乎豫言豹所履行與我敵等耳使死而有靈必與我善
 妻子從之汝南聞其死也悲豫清約儉素賞賜皆散之
 之既為畫像又就為立碑銘

將士每胡狄私遺悉簿藏官不入家家常貧匱雖殊類

咸高豫節魏略曰鮮卑素利等數來客見多以牛馬遺

持金乃密懷金三十斤謂豫曰願避左右我欲有所道

豫從之胡因跪曰我見公貧故前後遺公牛馬公輒送

官今密以此上公可以為家資豫張袖受之答其厚意

胡去之後皆悉付外具以狀聞於是詔褒之曰昔魏絳

開懷以納戎今卿舉袖以受狄金朕甚嘉焉乃即賜絹

五百匹豫得賜分以其半藏小府後胡復來以半與之

嘉平六年下詔褒揚賜其家錢穀語在徐邈傳

牽招字子經安平觀津人也年十餘歲詣同縣樂隱受學後隱爲車騎將軍何苗長史招隨卒業值京都亂苗隱見害招俱與隱門生史路等觸蹈鋒刃共殞斂隱屍送喪還歸道遇寇鈔路等皆悉散走賊欲斫棺取釘招垂淚請赦賊義之乃釋而去由此顯名冀州牧袁紹辟爲督軍從事兼領烏丸突騎紹舍人犯令招先斬乃白紹奇其意而不見罪也紹卒又事紹子尙建安九年太祖圍鄴尙遣招至上黨督致軍糧未還尙破走到中山時尙外兄高幹爲并州刺史招以并州左有恒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帶甲五萬北阻彊胡勸幹迎尙并力觀

變幹旣不能而陰欲害招招聞之間行而去道隔不得
追尙遂東詣太祖太祖領冀州辟爲從事太祖將討袁
譚而柳城烏丸欲出騎助譚太祖以招嘗領烏丸遣詣
柳城到值峭王嚴以五千騎當遣詣譚又遼東太守公
孫康自稱平州牧遣使韓忠齋單于印綬往假峭王峭
王大會羣長忠亦在坐峭王問招昔袁公言受天子之
命假我爲單于今曹公復言當更白天子假我真單于
遼東復持印綬來如此誰當爲正招答曰昔袁公承制
得有所拜假中間違錯天子命曹公代之言當白天子
更假真單于是也遼東下郡何得擅稱拜假也忠曰我

遼東在滄海之東擁兵百萬又有扶餘滅貊之用當今
之勢彊者爲右曹操獨何得爲是也招呵忠曰曹公允
恭明哲翼戴天子伐叛柔服甯靜四海汝君臣頑嚚今
恃險遠背違王命欲擅拜假侮弄神器方當屠戮何敢
慢易咎毀大人便捉忠頭頓築拔刀欲斬之峭王驚怖
徒跣抱招以救請忠左右失色招乃還坐爲峭王等說
成敗之效禍福所歸皆下席跪伏敬受勅教便辭遼東
之使罷所嚴騎太祖滅譚於南皮署招軍謀掾從討烏
丸至柳城拜護烏丸校尉還鄴遼東送袁尙首縣在馬
市招覩之悲感設祭頭下太祖義之舉爲茂才從平漢

中太祖還畱招爲中護軍事罷還鄴拜平虜校尉將兵
督青徐州郡諸軍事擊東萊賊斬其渠率東土甯靜文
帝踐阼拜招使持節護鮮卑校尉屯昌平是時邊民流
散山澤又亡叛在鮮卑中者處有千數招廣布恩信招
誘降附建義中郎將公孫集等率將部曲咸各歸命使
還本郡又懷來鮮卑素利彌加等十餘萬落皆令款塞
大軍欲征吳召招還至值軍罷拜右中郎將出爲鴈門
太守郡在邊陲雖有候望之備而寇鈔不斷招旣教民
戰陣又表復烏丸五百餘家租調使備鞍馬遠遣偵候
虜每犯塞勒兵逆擊來輒摧破於是吏民膽氣日銳荒

野無虞又搆閒離散使虜更相猜疑鮮卑大人步度根
泄歸泥等與軻比能爲隙將部落三萬餘家詣郡附塞
勅令還擊比能殺比能弟苴羅侯及叛烏丸歸義侯王
同王寄等大結怨讐是以招自出率將歸泥等討比能
於雲中故郡大破之招通河西鮮卑附頭等十餘萬家
繕治陁北故上館城置屯戍以鎮內外夷虜大小莫不
歸心諸叛亡雖親戚不敢藏匿咸悉收送於是野居晏
閉寇賊靜息招乃簡選有才識者詣太學受業還相授
教數年中庠序大興郡所治廣武井水鹹苦民皆擔輦
遠汲流水往反七里招準望地勢因山陵之宜鑿原開

渠注水城內民賴其益明帝卽位賜爵關內侯太和二年護烏丸校尉田豫出塞爲軻比能所圍於故馬邑城移招求救招卽整勒兵馬欲赴救豫并州以常憲禁招招以爲節將見圍不可拘於吏議自表輒行又並馳布羽檄稱陳形勢云當西北掩取虜家然後東行會誅虜身檄到豫軍踴躍又遣一通於虜蹊要虜卽恐怖種類離散軍到故平城便皆潰走比能復大合騎來到故平州塞北招潛行撲討大斬首級招以蜀虜諸葛亮數出而比能狡猾能相交通表爲防備議者以爲縣遠未之信也會亮時在祁山果遣使連結比能比能至故北地

石城與相首尾帝乃詔招使從便宜討之時比能已還
漠南招與刺史畢軌議曰胡虜遷徙無常若勞師遠追
則遲速不相及若欲潛襲則山溪艱險資糧轉運難以
密辦可使守新興鴈門二牙門出屯陁北外以鎮撫內
令兵田儲畜資糧秋冬馬肥州郡兵合乘釁征討計必
全克未及施行會病卒招在郡十二年威風遠振其治
邊之稱次於田豫百姓追思之而漁陽傅容在鴈門有
名績繼招後在遼東又有事功云招子嘉嗣次子宏亦
猛毅有招風以隴西太守隨鄧艾伐蜀有功咸熙中爲
振威護軍嘉與晉司徒李允同母早卒

按晉書宏後爲揚州涼州刺史

以果烈死事於邊嘉子秀字成叔荀綽冀州記曰秀有
雋才性豪俠有氣弱冠得美名於太康中為衛瓘崔洪
石崇等所提携以新安令博士為司空從事中郎與帝
舅黃門侍郎王愷素相輕侮愷諷司隸荀愷令都官誣
奏秀夜在道中載高平國守士田興妻秀即表訴被誣
陷之由論愷穢行文辭尤厲於時朝臣雖多證明秀名
譽由是而損後張華請為長史稍遷至尚書河間王以
秀為平北將軍假節在馮翊遇害世人玩其辭賦惜其

材

郭淮字伯濟太原陽曲人也

按郭氏譜淮祖全大建安司農父蘊鴈門太守

中舉孝廉除平原府丞文帝為五官將召淮署為門下
賊曹轉為丞相兵曹議令史從征漢中太祖還畱征西
將軍夏侯淵拒劉備以淮為淵司馬淵與備戰淮時有
疾不出淵遇害軍中擾擾淮收散卒推盪寇將軍張郃

爲軍主諸營乃定其明日備欲渡漢水來攻諸將議眾寡不敵備便乘勝欲依水爲陣以拒之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非算也不如遠水爲陣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備可破也旣陣備疑不渡淮遂堅守示無還心以狀聞太祖善之假郤節復以淮爲司馬文帝卽王位賜爵關內侯轉爲鎮西長史又行征羌護軍護左將軍張郃冠軍將軍楊秋討山賊鄭甘盧水叛胡皆破平之關中始定民得安業黃初元年奉使賀文帝踐阼而道路得疾故計遠近爲稽畱及羣臣歡會帝正色責之曰昔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後至便行大戮今普天同慶而卿

最畱遲何也淮對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
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自知免於防風之
誅也帝悅之擢領雍州刺史封射陽亭侯五年爲真安
定羌大帥辟蹠反討破降之每羌胡來降淮輒先使人
推問其親理男女多少年歲長幼及見一一知其款曲
訊問周至咸稱神明太和二年蜀相諸葛亮出祁山遣
將軍馬謖至街亭高詳屯列柳城張郃擊謖淮攻詳營
皆破之又破隴西名羌唐蹠於枹罕加建威將軍五年
蜀出鹵城是時隴右無穀議欲關中大運淮以威恩撫
循羌胡家使出穀平其輸調軍食用足轉揚武將軍青

龍二年諸葛亮出斜谷並田於蘭坑是時司馬宣王屯渭南淮策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蕩民夷此非國之利也宣王善之淮遂屯北原塹壘未成蜀兵大至淮逆擊之後數日亮盛兵西行諸將皆謂欲攻西圍淮獨以爲此見形於西欲使官兵重應之必攻陽遂耳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得上正始元年蜀將姜維出隴西淮遂進軍追至彊中維退遂討羌迷當等按撫柔氏三千餘落拔徙以實關中遷左將軍涼州休屠胡梁元碧等率種落二千餘家附雍州淮奏請使居安定之高平爲

民保障其後因置西川都尉轉拜前將軍領州如故五年夏侯元伐蜀淮督諸軍爲前鋒淮度勢不利輒拔軍出故不大敗還假淮節八年隴西南安金城西平諸羌餓何燒戈伐同蛾遮塞等相結叛亂攻圍城邑南招蜀兵涼州名胡治無戴復叛應之討蜀護軍夏侯霸督諸軍屯爲翹淮軍始到狄道議者僉謂宜先討定枹罕內平惡羌外折賊謀淮策維必來攻霸遂入湫中轉南迎霸維果攻爲翹會淮軍適至維遁退進討叛羌斬餓何燒戈降服者萬餘落九年遮塞等屯河關白土故城據河拒軍淮見形上流密於下渡兵據白土城擊大破之

治無戴圍武威家屬畱在西海淮進軍趨西海欲掩取其累重會無戴折還與戰於龍夷之北破走之令居惡虜在石頭山之西當大道止斷絕王使淮還過討大破之姜維出石營從彊川乃西迎治無戴畱陰平太守廖化於成重山築城斂破羌保質淮欲分兵取之諸將以維眾西接彊胡化以據險分軍兩持兵勢轉弱進不制維退不拔化非計也不如合而俱西及胡蜀未接絕其內外此伐交之兵也淮曰今往取化出賊不意維必狼顧比維自致足以定化且使維疲於奔命兵不遠西而胡交自離此一舉而兩全之策也乃別遣夏侯霸等追

維於沓中淮自率諸軍就攻化等維果馳還救化皆如
 淮計進封都鄉侯嘉平元年遷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
 軍事是歲與雍州刺史陳泰協策降蜀牙門將句安等
 於翹上二年詔曰昔漢川之役幾至傾覆淮臨危濟難
 功書王府在關右三十餘年外征寇虜內綏民夷比歲
 以來摧破廖化禽虜句安功績顯著朕甚嘉之今以淮
 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持節都督如故進封陽曲侯邑
 凡二千七百八十戶分三百戶封一子亭侯世語曰淮妻王凌之
 妹凌誅妹當從坐御史往收督將及羌胡渠帥數千人
 叩頭請淮表畱妻淮不從妻上道莫不流涕人人扼腕
 欲劫畱之淮五子叩頭流血請淮淮不忍視乃命左右
 追妻於是追者數千騎數日而還淮以書自司馬宣王

曰五子哀母不惜其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無五子亦無淮也今輒追還若於法未通當受罪於主者觀展在近書至宣王亦宥之

正元二年薨追贈大將軍諡曰貞侯子統嗣

統官至荊州刺史薨子正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淮著

晉諸公贊曰淮弟配字仲南有重名位至成陽太守裴秀賈充皆配

女婿子展字泰舒有器度幹用歷職著績終於太僕次弟豫字泰甯相國參軍知名早卒女適王衍配弟鎮字季南謁者僕射鎮子奕字泰業山濤啓事稱奕高簡有雅量歷位雍州刺史尚書

評曰滿寵立志剛毅勇而有謀田豫居身清白規略明練牽招秉義壯烈威績顯著郭淮方策精詳垂問秦雍而豫位止小州招終於郡守未盡其用也

而新立也本無所益故孫子未盡其用也

新卒以乘奔北既難登懸港涼州大策謀將軍同奉

特曰滿堂有志何難與而自藉田新氣長常自默細

李廣曰吾知子之志矣

又歌于其字泰得音泰得音泰得音泰得音泰得音

與南國若林侯樹子

無官至厥厥陳安德等五國

五元二半

志卷二十六

其後

魏志卷二十六考證

滿寵賊必來燒軍宜爲其備○燒軍太平御覽作燒營
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城隱處以待之○肥城通鑑作
肥水

遣長史督二軍○宋本作遣長吏督三軍

田豫鮮卑數十部比能彌加素利○太平御覽素利下
有等字

東隨無岸當赴成山○通鑑東隨作東道

郭淮太原陽曲人也注父縉鴈門太守○北宋本縉作

蘊

既陣備疑不渡○太平御覽作不敢渡

蜀兵大至淮逆擊之○太平御覽作逆擊走之本

東關無家當伏知山○敵盡東關并東敵

有善字

田新撫軍遇十時其鎗亂以表隊○太平御覽表隊不

敵與與晉二軍○宋本非也與吏晉三軍

出水

氏番戰走魏六千九里魏魏魏以省之○魏魏魏

魏魏魏魏來魏軍宜為其備○魏軍太平御覽魏魏

魏志卷二十六考

魏志卷二十六考

一一一

魏志卷二十七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徐邈

胡質

子威

王昶

王基

徐邈字景山燕國薊人也太祖平河朔召爲丞相軍謀掾試守奉高令入爲東曹議令史魏國初建爲尙書郎時科禁酒而邈私飲至於沈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太祖太祖甚怒度遼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竟坐得免刑後領隴西太守轉爲南安文帝

踐阼歷譙相平陽安平太守潁川典農中郎將所在著
稱賜爵關內侯車駕幸許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不邈
對曰昔子反斃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
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疢以醜見傳而臣以醉見識帝
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遷撫軍大將軍軍師明帝以
涼州絕遠南接蜀寇以邈爲涼州刺史使持節領護羌
校尉至值諸葛亮出祁山隴右三郡反邈輒遣參軍及
金城太守等擊南安賊破之河右少雨常苦乏穀邈上
脩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
家家豐足倉庫盈溢乃支度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帛

犬馬通供中國之費以漸收斂民間私杖藏之府庫然
後率以仁義立學明訓禁厚葬斷淫祀進善黜惡風化
大行百姓歸心焉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邈勛也討叛
羌柯吾有功封都亭侯邑三百戶加建威將軍邈與羌
胡從事不問小過若犯大罪先告部帥使知應死者乃
斬以徇是以信服畏威賞賜皆散與將士無入家者妻
子衣食不充天子聞而嘉之隨時供給其家彈邪繩枉
州界肅清正始元年還爲大司農遷爲司隸校尉百寮
敬憚之公事去官後爲光祿大夫數歲卽拜司空邈歎
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豈可以老病忝之哉遂

固辭不受嘉平元年年七十八以大夫薨於家用公禮
葬諡曰穆侯子武嗣六年朝廷追思清節之士詔曰夫
顯賢表德聖王所重舉善而教仲尼所美故司空徐邈
征東將軍胡質衛尉田豫皆服職前朝厯事四世出統
戎馬入贊庶政忠清在公憂國忘私不營產業身沒之
後家無餘財朕甚嘉之其賜邈等家穀二千斛錢三十
萬布告天下邈同郡韓觀曼游有鑒識器幹與邈齊名
而在孫禮盧毓先爲豫州刺史甚有治功卒官

魏名臣
奏載黃

門侍郎杜恕表稱韓觀王昶信

有兼才高官重任不但三州 盧欽著書稱邈曰徐公

志高行潔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潔而不介博

而守約猛而能寬聖人以清爲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或
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爲通自在涼州及還京師
人以爲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貴
清素之士於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
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效而徐公雅尙
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
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

胡質字文德楚國壽春人也少與蔣濟朱績俱知名於
江淮間仕州郡蔣濟爲別駕使見太祖太祖問曰胡通
達長者也甯有子孫不濟曰有子曰質規模大略不及

於父至於精良綜事過之

案胡氏譜通達名敏以方正徵

太祖卽召質

為頓邱令縣民郭政通於從妹殺其夫程他郡吏馮諒

繫獄為證政與妹皆耐掠隱抵諒不勝痛自誣當反其

罪質至官察其情色更詳其事檢驗具服入為丞相東

曹議令史州請為治中將軍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

遼見刺史溫恢求請質質辭以疾遼出謂質曰僕委意

於君何以相辜如此質曰古人之交也取多知其不貪

奔北知其不怯聞流言而不信故可終也武伯南身為

雅士往者將軍稱之不容於口今以睚眦之恨乃成嫌

隙

睚眦五賣反

況質才薄豈能終好是以不願也遼感言

復與周平

虞祿

預晉書曰周字伯南沛國竹邑人位至光

見稱並有器

大夫子陔字元夏陔及二弟韶茂皆總角

公榮名知人

嘗造周周謂曰卿有知人之明欲使三兒

見卿卿為目

高下以效郭許之聽可乎公榮乃自詣陔

兄弟與共言

語觀其舉動出語周曰君三子皆國士也

元夏器量最

優有輔佐之風展力仕宦可為亞公叔夏

季夏不減常

伯納言也陔少出任宦歷職內外泰始初

為吏部尚書

遷左僕射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卒

於官陔以在

魏已為大臣本非佐命之數懷遜讓不得

已而居位故

在官職無所荷任夙夜思恭而已終始全

潔當世以為

美談韶歷二官吏部郎山濤啓事稱韶清

白有誠終於

散騎常侍茂至侍中尚書潁川荀愷宣帝

外孫世祖姑

子自負貴戚要與茂交茂拒而不答由是

見怒元康元

年楊駿被誅愷時為尚書僕射以太祖辟

茂駿之姨弟

陷為駿黨遂枉見殺眾咸冤痛之

為丞相屬黃初中徙吏部郎為常山太守遷任東莞士

盧顯為人所殺質曰此士無讐而有少妻所以死乎悉

見其比居年少書吏李若見問而色動遂窮詰情狀若
卽自首罪人斯得每軍功賞賜皆散之於眾無入家者
在郡九年吏民便安將士用命遷荊州刺史加振威將
軍賜爵關內侯吳大將朱然圍樊城質輕軍赴之議者
皆以爲賊盛不可迫質曰樊城卑下兵少故當進軍爲
之外援不然危矣遂勒兵臨圍城中乃安遷征東將軍
假節都督青徐諸軍事廣農積穀有兼年之儲置東征
臺且佃且守又通渠諸郡利舟楫嚴設備以待敵海邊
無事性沈實內察不以其節檢物所在見思嘉平二年
薨家無餘財惟有賜衣書篋而已軍師以聞追進封陽

陵亭侯邑百戶諡曰貞侯子威嗣六年詔書褒述質清

行賜其家錢穀語在徐邈傳威咸熙中官至徐州刺史

晉陽秋曰威字伯虎少有志尚厲操清白質之為荊州

也威自京都省之家貧無車馬僮僕其絹一匹為道路

糧威跪曰大人清白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

之餘故以為汝糧耳威受之辭歸每至客舍自放驢取

樵炊爨食畢復隨旅進道往還如是質帳下都督素不

相識先其將歸請假還家陰資裝百餘里要之因與為

伴每事佐助經營之又少進飲食行數百里威疑之密

誘問乃知其都督也因取向所賜食行答謝而遣之後因
他信具以白質質杖其都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慎
如此於是名譽著聞歷位宰牧晉武帝賜見論邊事語
及平生帝歎其父清謂威曰卿清孰與父清恐人知臣
不如也帝曰以何為不如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
人不知是臣不如者遠也官至前將軍青州刺史太康
元年卒追贈鎮東將軍威弟熊字季象征南將有殊績
軍滅子奕字次孫平東將軍並以潔行垂名

歷三郡守所在有名卒於安定

王昶字文舒太原晉陽人也

案王氏譜昶伯父柔字叔優父澤字季道郭林宗傳

曰叔優季道幼少之時聞林宗有知人之鑒共往候之請問才行所宜以自處業林宗笑曰卿二人皆二千石

才也雖然叔優當以仕宦顯季道宜以經術進若違才易務亦不至也叔優等從其言叔優至北中郎將季道

代郡太守少與同郡王凌俱知名凌年長昶兄事之文帝在

東宮昶為太子文學遷中庶子文帝踐阼徙散騎侍郎

為洛陽典農時都畿樹木成林昶斫開荒萊勤勸百姓

墾田特多遷兗州刺史明帝即位加揚烈將軍賜爵關

內侯昶雖在外任心存朝廷以為魏承秦漢之弊法制

苛碎不大釐改國典以準先王之風而望治化復興不

可得也乃著治論略依古制而合於時務者二十餘篇

又著兵書十餘篇言奇正之用

孫子兵法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奇正還相生若

循環之無窮

青龍中奏之其爲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依謙實

以見其意故兄子默字處靜沈字處道其子渾字元冲
深字道冲遂書戒之曰夫人爲子之道莫大於寶身全
行以顯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於滅
亡之禍者何也由所祖習非其道也夫孝敬仁義百行
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孝敬則宗族安之仁義則鄉
黨重之此行成於內名著於外者矣人若不篤於至行
而背本逐末以陷浮華焉以成朋黨焉浮華則有虛僞

之累朋黨則有彼此之患此二者之戒昭然著明而循
覆車滋眾逐末彌甚皆由惑當時之譽昧自前之利故
也夫富貴聲名人情所樂而君子或得而不處何也惡
不由其道耳患人知進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
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語曰如不知足則失所欲故知足
之足常足矣覽往事之成敗察將來之吉凶未有干名
要利欲而不厭而能保身持家永全福祿者也欲使汝
曹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元默沖虛
爲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古者盤杆有銘
几杖有誠俯仰察焉用無過行況在己名可不戒之哉

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惡速成戒闕黨也若

范匄對秦客而武子擊之折其委筭惡其掩人也國語曰范

文子暮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秦客廋辭於朝

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

讓父兄也爾童子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

也擊之以杖折其委筭臣松之案對秦客者范變也此

云范匄夫人有善鮮不自伐有能者寡不自矜伐則掩

人矜則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故三

卻爲戮於晉王叔負罪於周不惟矜善自伐好爭之咎

乎故君子不自稱非以讓人惡其蓋人也夫能屈以爲

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彊鮮不遂矣夫毀譽愛惡之原而

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慎之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
 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又曰子貢方人賜也賢乎哉我
 則不暇以聖人之德猶尙如此況庸庸之徒而輕毀譽
 哉昔伏波將軍馬援戒其兄子言聞人之惡當如聞父
 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也斯戒至矣臣松
 為援之此誠可謂切至之言不刊之訓也凡道人過失
 蓋謂居室之愆人未之知則由己而發者也若乃行事
 得失已暴於世因其善惡即以為誠方之於彼則有愈
 焉然援誠稱龍伯高之美言杜季良之惡致使事微時
 主季良以敗言之傷人孰大人或毀己當退而求之於
 於此與其所誠自相違伐
 身若己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己無可毀之行則
 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

且聞人毀己而忿者惡醜聲之加人也人報者滋甚不
如默而自脩己也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脩
斯言信矣若與是非之士凶險之人近猶不可況與對
校乎其害深矣夫虛偽之人言不根道行不顧言其爲
浮淺較可識別而世人惑焉猶不檢之以言行也近濟
陰魏諷山陽曹偉皆以傾邪敗沒熒惑當世挾持姦慝
驅動後生雖刑於鈇鉞大爲炯戒然所汙染固以眾矣
可不慎與

世語曰黃初中孫權通章表偉以白衣登江
上與權交書求賂欲以交結京師故誅之

若夫山林之士夷叔之倫甘長饑於首陽安赴火於緜
山雖可以激貪勵俗然聖人不可爲吾亦不願也今汝

先人世有冠冕惟仁義爲名守慎爲稱孝悌於閭門務學於師友吾與時人從事雖出處不同然各有所取潁川郭伯益好尙通達敏而有知其爲人宏曠不足輕貴有餘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知親之昵之不願兒子爲之

伯益名奕郭嘉之子

北海徐偉長不治

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其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之東平劉公幹博學有高才誠節有大意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得失足以相補吾愛之重之不願兒子慕之

臣松之以爲文舒復擬則文淵顯言人之失魏諷曹偉事陷惡逆著以爲誠差無可尤至若郭伯益劉公幹雖

其人皆往善惡有定然既友之於昔不宜復毀之於今而乃形於翰墨永傳後葉於舊交則違久要之義於子孫則揚人前世之惡於夫鄙懷深所不取善乎東方之誠子也以首陽爲拙柳下爲工寄旨古人無傷當時方亦遠哉 不樂安任昭先淳粹履道內敏外恕推遜恭讓

處不避洿怯而義勇在朝忘身吾友之善之願兒子遵

之昭先名嘏別傳曰嘏樂安博昌人世爲著姓夙智早

至行稱漢末黃巾賊起天下饑荒人民相食寇到博昌

聞旄姓字乃相謂曰宿聞任子旃天下賢人也今雖作

賊那可入其鄉邪遂相帥而去由是聲聞遠近州郡並

招舉孝廉歷酸棗祝阿令嘏八歲喪母號泣不絕聲自

然之哀同於成人故幼以至性見稱年十四始學疑不

再問三年中誦五經皆究其義兼包羣言無不綜覽於

時學者號之神童遂遇荒亂家貧賣魚會官稅魚魚貴
數倍嘏取直如常又與人共買生口各雇八匹後生口
家來贖時價值六十匹共買者欲隨時價取贖嘏自取
本價八匹共買者慙亦還取本價比居者擅耕嘏地數

十畝種之人以語嘏嘏曰我自以借之耳耕者聞之慙
 謝還地及邑中爭訟皆詣嘏質之然後意厭其子弟有
 不順者父兄竊數之曰汝所行豈可令任君知邪其禮
 教所化率皆如此會太祖創業召海內至德嘏應其舉
 為臨菑侯庶子相國東曹屬尚書郎文帝時為黃門侍
 郎每納忠言輒手書懷本自在禁省歸書不封帝嘉其
 淑慎累遷東郡趙郡河東太守所在化行有遺風餘教
 嘏為人滄粹愷悌虛己若不恭敬如有畏其脩身履
 義皆沈默潛行不顯其美故時人少得稱之著書三十
 八篇凡四萬餘言嘏卒後故吏東郡程威趙國劉固河
 東上官崇等錄其事行及所著書奏之詔下祕書以貫羣言
 之汝其庶幾舉一隅耳及其用財先九族其施舍務周
 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論議貴無貶其進仕尚忠節其取
 人務實道其處勢戒驕淫其貧賤慎無戚其進退念合
 宜其行事加九思如此而已吾復何憂哉青龍四年詔

欲得有才智文章謀慮淵深料遠若近視昧而察籌不
虛運策弗徒發端一小心清脩密靜乾乾不解志尙在
公者無限年齒勿拘貴賤卿校已上各舉一人太尉司
馬宣王以昶應選正始中轉在徐州封武觀亭侯遷征
南將軍假節都督荆豫諸軍事昶以爲國有常眾戰無
常勝地有常險守無常勢今屯苑去襄陽三百餘里諸
軍散屯船在宣池有急不足相赴乃表徙治新野習水
軍於三州廣農墾殖倉穀盈積嘉平初太傅司馬宣王
旣誅曹爽乃奏博問大臣得失昶陳治略五事其一欲
崇道篤學抑絕浮華使國子入太學而脩庠序其二欲

用考試考試猶準繩也未有舍準繩而意正曲直廢黜陟而空論能否也其三欲令居官者久於其職有治績則就增位賜爵其四欲約官實祿勵以廉恥不使與百姓爭利其五欲絕侈靡務崇節儉令衣服有章上下有敘儲穀畜帛反民於樸詔書褒讚因使撰百官考課事昶以爲唐虞雖有黜陟之文而考課之法不垂周制冢宰之職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又無校比之制由此言之聖主明於任賢略舉黜陟之體以委達官之長而總其統紀故能否可得而知也其大指如此二年昶奏孫權流放良臣適庶分爭可乘釁而制吳蜀白帝夷陵之

間黔巫秭歸房陵皆在江北民夷與新城郡接可襲取也乃遣新城太守州泰襲巫秭歸房陵荊州刺史王基詣夷陵昶詣江陵兩岸引竹組爲橋渡水擊之賊奔南岸鑿七道並來攻於是昶使積弩同時俱發賊大將施績夜遁入江陵城追斬數百級昶欲引至平地與合戰乃先遣五軍案大道發還使賊望見以喜之以所獲鎧馬甲首馳環城以怒之設伏兵以待之績果追軍與戰克之績遁走斬其將鍾離茂許旻收其甲首旗鼓珍寶器仗振旅而還王基州泰皆有功於是遷昶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進封京陵侯母邱儉文欽作亂引兵拒儉

欽有功封二子亭侯關內侯進位驃騎將軍諸葛誕反

昶據夾石以逼江陵持施績全熙使不得東誕既誅詔

曰昔孫臏佐趙直湊大梁西兵驟進亦所以成東征之

勢也增邑千戶并前四千七百戶遷司空持節都督如

故甘露四年薨諡曰穆侯子渾嗣咸熙中為越騎校尉

案晉書渾自越騎入晉累居方任平吳有功封一子江

陵侯位至司徒渾子濟字武子有雋才令望為河南尹

太僕早卒追贈驃騎將軍渾弟深冀州刺史深弟湛字

處沖汝南太守湛子承字安期東海內史承子述字懷

祖尚書令衛將軍述子坦之字文度北中郎將徐兗二

州刺史昶諸子中湛最有德譽而承亦自為名士述及

坦之並顯重於世為時盛門

云自湛已下事見晉陽秋也

王基字伯輿東萊曲城人也少孤與叔父翁居翁撫養

甚篤基亦以孝稱年十七郡召爲吏非其好也遂去入
琅邪界游學黃初中察孝廉除郎中是時青土初定刺
史王淩特表請基爲別駕後召爲祕書郎淩復請還頃
之司徒王朗辟基淩不遣朗書劾州曰凡家臣之良則
升於公輔公臣之良則入於王職是故古者侯伯有貢
士之禮今州取宿衛之臣畱祕閣之吏所希聞也淩猶
不遣淩流稱青土蓋亦由基協和之輔也大將軍司馬
宣王辟基未至擢爲中書侍郎明帝盛脩宮室百姓勞
瘁基上疏曰臣聞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
以覆舟故在民上者不可以不戒懼夫民逸則慮易苦

則思難是以先王居之以約儉俾不至於生患昔顏淵
云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是以知其將敗
今事役勞苦男女離曠願陛下深察東野之弊留意舟
水之喻息奔駟於未盡節力役於未困昔漢有天下至
孝文時唯有同姓諸侯而賈誼憂之曰置火積薪之下
而寢其上因謂之安也今寇賊未殄猛將擁兵檢之則
無以應敵久之則難以遺後當盛明之世不務以除患
若子孫不競社稷之憂也使賈誼復起必深切於曩時
矣散騎常侍王肅著諸經傳解及論定朝儀改易鄭元
舊說而基據持元義常與抗衡遷安平太守公事去官

大將軍曹爽請爲從事中郎出爲安豐太守郡接吳寇
爲政清嚴有威惠明設防備敵不敢犯加討寇將軍吳
嘗大發眾集建業揚聲欲入攻揚州刺史諸葛誕使基
策之基曰昔孫權再至合肥一至江夏其後全琮出廬
江朱然寇襄陽皆無功而還今陸遜等已死而權年老
內無賢嗣中無謀主權自出則懼內釁卒起癰疽發潰
遣將則舊將已盡新將未信此不過欲補綻支黨還自
保護耳後權竟不能出時曹爽專柄風化陵遲基著時
要論以切世事以疾徵還起家爲河南尹未拜爽伏誅
基嘗爲爽官屬隨例罷其年爲尙書出爲荊州刺史加

揚烈將軍隨征南王昶擊吳基別襲步協於夷陵協閉門自守基示以攻形而實分兵取雄父邸閣收米三十餘萬斛虜安北將軍譚正納降數千口於是移其降民置夷陵縣賜爵關內侯基又表城上昶徙江夏治之以徧夏口由是賊不敢輕越江明制度整軍農兼脩學校南方稱之時朝廷議欲伐吳詔基量進趣之宜基對曰夫兵動而無功則威名折於外財用窮於內故必全而後用也若不資通川聚糧水戰之備則雖積兵江內無必渡之勢矣今江陵有沮漳二水溉灌膏腴之田以千數安陸左右陂池沃衍若水陸並農以實軍資然後引

兵詣江陵夷陵分據夏口順沮漳資水浮穀而下賊知
官兵有經久之勢則拒天誅者意沮而向王化者益固
然後率合蠻夷以攻其內精卒勁兵以討其外則夏口
以上必拔而江外之郡不守如此吳蜀之交絕交絕而
吳禽矣不然兵出之利未可必矣於是遂止司馬景王
新統政基書戒之曰天下至廣萬幾至猥誠不可不兢
兢業業坐而待旦也夫志正則眾邪不生心靜則眾事
不躁思慮審定則教令不煩親用忠良則遠近協服故
知和遠在身定眾在心許允傅嘏袁侃崔贊皆一時正
士有直質而無流心可與同政事者也景王納其言高

貴鄉公卽尊位進封長樂亭侯母邱儉文欽作亂以基
爲行監軍假節統許昌軍適與景王會於許昌景王曰
君籌儉等何如基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亂也儉等誑
脅迫懼畏日下之戮是以尙羣聚耳若大兵臨逼必土
崩瓦解儉欽之首不終朝而懸於軍門矣景王曰善乃
令基居軍前議者咸以儉欽慄悍難與爭鋒詔基停駐
基以爲儉等舉軍足以深入而久不進者是其詐僞已
露眾心疑沮也今不張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軍高壘
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勢也若或虜略民人又州郡兵家
爲賊所得者更懷離心儉等所迫脅者自顧罪重不敢

復還此爲錯兵無用之地而成姦宄之源吳寇因之則
淮南非國家之有譙沛汝豫危而不安此計之大失也
軍宜速進據南頓南頓有大邸閣計足軍人四十日糧
保堅城因積穀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平賊之要也基屢
請乃聽進據灑水旣至復言曰兵聞拙速未覩工遲之
久方今外有彊寇內有叛臣若不時決則事之深淺未
可測也議者多欲將軍持重將軍持重是也停軍不進
非也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今據堅城保
壁壘以積實資虜縣運軍糧甚非計也景王欲須諸軍
集到猶尙未許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彼得則利

我得亦利是謂爭城南頓是也遂輒進據南頓儉等從
項亦爭欲往發十餘里聞基先到復還保項時兗州刺
史鄧艾屯樂嘉儉使文欽將兵襲艾基知其勢分進兵
偪項儉眾遂敗欽等已平遷鎮南將軍都督豫州諸軍
事領豫州刺史進封安樂鄉侯上疏求分戶二百賜叔
父子喬爵關內侯以報叔父拊育之德有詔特聽諸葛
誕反基以本官行鎮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時大軍
在項以賊兵精詔基斂軍堅壘基累啓求進討會吳遣
朱異來救誕軍於安城基又被詔引諸軍轉據北山基
謂諸將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向集但當精脩守備以待

越逸而更移兵守險使得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後矣
遂守便宜上疏曰今與賊家對敵當不動如山若遷移
依險人心搖蕩於勢大損諸軍並據深溝高壘眾心皆
定不可傾動此御兵之要也書奏報聽大將軍司馬文
王進屯邱頭分部圍守各有所統基督城東城南二十
六軍文王勅軍吏入鎮南部界一不得有所遣城中食
盡晝夜攻壘基輒拒擊破之壽春旣拔文王與基書曰
初議者云云求移者甚眾時未臨履亦謂宜然將軍深
算利害獨秉固志上違詔命下拒眾議終至制敵禽賊
雖古人所述不是過也文王欲遣諸將輕兵深入招迎

唐咨等子弟因釁有蕩覆吳之勢基諫曰昔諸葛恪乘東關之勝竭江表之兵以圍新城城旣不拔而眾死者大半姜維因洮上之利輕兵深入糧餉不繼軍覆上邽夫大捷之後上下輕敵輕敵則慮難不深今賊新敗於外又內患未弭是其脩備設慮之時也且兵出踰年人有歸志今俘馘十萬罪人斯得自厯代征伐未有全兵獨克如今之盛者也武皇帝克袁紹於官渡自以所獲已多不復追奔懼挫威也文王乃止以淮南初定轉基爲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進封東武侯基上疏固讓歸功參佐由是長史司馬等七人皆侯是歲基母卒

詔祕其凶問迎基父豹喪合葬洛陽追贈豹北海太守
甘露四年轉爲征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常道鄉公
卽尊位增邑千戶并前五千七百戶前後封子二人亭
侯關內侯景元二年襄陽太守表吳賊鄧由等欲來歸
化基被詔當因此震蕩江表基疑其詐馳驛陳狀且曰
嘉平以來累有內難當今之務在於鎮安社稷綏甯百
姓未宜動眾以求外利文王報書曰凡處事者多曲相
從順鮮能確然其盡理實誠感忠愛每見規示輒敬依
來指後由等竟不降

司馬彪戰略載基此事詳於本傳
曰景元二年春三月襄陽太守胡

烈表上吳賊鄧由李光等同謀十八屯欲來歸化遣將
張吳鄧生并送質任克期欲令郡軍臨江迎拔大將軍

司馬文王啓聞詔征南將軍王基部分諸軍使烈督萬人徑造沮水荊州義陽南屯宜城承書夙發若由等如期到者便當因此震蕩江表基疑賊詐降誘致官兵馳驛止文王說由等可疑之狀且當清澄未宜便舉重兵深入應之又曰夷陵東道當山車御至赤岸乃得渡沮西道當出箭谿口乃趣平土皆山險狹竹木叢蔚卒有要害弩馬不陳今者筋角弩弱水潦方降廢盛農之務微難必之利此事之危者也昔子午之役兵行數百里而值淋雨橋閣破壞後糧腐敗前軍縣乏姜維深入不待輜重士眾饑餓覆軍上邽文欽唐咨舉吳重兵昧利壽春身沒不反此皆近事之鑒戒也嘉平以來累有內難當今之宜當鎮安社稷撫甯上下力農務本懷柔百姓未宜動眾以求外利也得之未足爲多失之傷損威重文王累得基書意疑尋勅諸軍已上道者且權停住所在須後節度基又言於文王曰昔漢祖納酈生之說欲封六國廉張良之謀而趣銷印基謀慮淺短誠不及畱侯亦懼襄陽有食其之謬文王是歲基薨追贈司空於是遂罷軍嚴後由等果不降

諡曰景侯子徽嗣早卒咸熙中開建五等以基著勲前

朝改封基孫廙而以東武餘邑賜一子爵關內侯晉室
踐阼下詔曰故司空王基旣著德立勲又治身清素不
營產業久在重任家無私積可謂身沒行顯足用勵俗
者也其以奴婢二人賜其家

評曰徐邈清尚宏通胡質素業貞粹王昶開濟識度王
基學行堅白皆掌統方任垂稱著績可謂國之良臣時
之彥士矣

魏志卷二十七考證

徐邈西域流通荒戎入貢○流通太平御覽作通流
皆服職前朝歷事四世○職宋本作質

王昶又著兵書十餘篇言奇正之用注若循環之無窮

○窮毛本作端

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其意○有所監本訛作所

有今改正

不願兒子慕之注於夫鄙懷○宋本作於鄙夫懷

願兒子遵之注夙智早成○宋本作夙智性成

又注比居者擅耕馭地○監本脫者字今添

今屯苑去襄陽三百餘里○苑疑作宛

王基吳嘗大發眾集建業揚聲欲入攻揚州○攻通鑑

不作寇干慕之并然夫獨對○宋本非然獨夫對

雖有智者不能善後矣○太平御覽作善其後矣多其

其字

今與賊家對敵○太平御覽作今與賊交利對敵

文王勅軍吏入鎮南部界一不得有所遣○遣宋本作

皆譴

後由等竟不降注皆山險狹○冊府皆山路險狹

又注兵行數百里而值淋雨○宋本淋作霖

卷之十

皇清

魏志卷二十七考證